詩經原始

詩經原始卷之七目錄

國風七

秦十首

車鄰　美秦君簡易易事也

駟驖　美田獵之盛也

小戎　懷西征將士也

蒹葭　惜招隱難致也

終南　祝襄公以收民望也

黃鳥　哀三良也

晨風　未詳

無衣　秦人樂爲王復讐也

渭陽　康公送別舅氏重耳歸晉也

權輿　刺康公待賢禮殺也

陳十首

宛丘　刺上位游蕩無度也

東門之枌　巫覡盛行也

衡門　賢者自樂無求於外也

東門之池　未詳

東門之楊　未詳

墓門　刺桓公不能早去佗也

防有鵲巢　憂讒賊也

月出　有所思也

株林　刺靈公也

澤陂　傷所思之不見也

[illegible]右扶風雍縣本秦新唐志方輿紀要云秦故雍城在今鳳翔府東南七里[illegible]雍城大鄭宮是也是今之雍城在今鳳翔府不可云在興平縣非公常是大鄭在今興平乃德公所徙之雍自保雍地大鄭亦名雍則頃新封秦將邦邦爲秦土都會所朱傳遂謂德公所徙之雍可在興平甚矣之未審也宜從紀要爲是

詩經原始卷之七

寶寧方玉潤鴻濛氏撰

國風七

秦

集傳秦國名其地在禹貢雍州之域近鳥鼠山初伯益佐禹治水有功賜姓嬴氏其後中潏居西戎以保西垂六世孫大駱生成及非子非子事周孝王養馬於汧渭之間馬大繁息孝王封爲附庸而邑之秦至宣王時犬戎滅成之族宣王遂命非子曾孫秦仲爲大夫誅西戎不克見殺及幽王爲西戎犬戎所殺平王東遷秦仲孫襄公以兵送之王封襄公爲諸侯曰能逐犬戎所有岐豐之地襄公遂有周西都八百里之地至玄孫德公又徙於雍秦即今之秦州雍今京兆府興平縣是也案秦詩始於秦仲世其時僅爲大夫北於附庸之國與楚大國何無詩秦小國何以有風著秦實穢秦晉而霸焉者也故齊晉後即繼以秦或謂夫子定書以秦誓綴周命之後知周之必爲秦也即其刪詩也亦然此皆事後擬議之論蓋非確解況詩次非定自孔子季札前而已然乎

未見時如此儼肅

既見時如此簡易

不惟晝見藹然且

恍備極妥樂

車鄰　美秦君簡易易從也

有車鄰鄰。有馬白顛。未見君子。寺人之令。寺、令君之小臣一章　阪有漆。隰有栗。既見君子。並坐鼓瑟。今者不樂。逝者其耋。二章　阪有桑。隰有楊。既見君子。並坐鼓簧。今者不樂。逝者其亡。三章

右車鄰三章一章四句二章章六句此詩序謂美秦仲劉公瑾疑爲美襄公以秦仲初爲大夫寺人等官非所宜有也總之秦君開創之始法制雖備體數尚寬且其人必恢廓大度不備邊幅如尤式初見馬換把幀而坐延之非復公孫述之盛陳陛衛而後見故臣下樂其簡易而歎美之以爲眞吾主也曰秦君寓貴而尊嚴歎勝述哉車則鄰鄰馬則白顛日處深宮非傳宣不能入可謂盛矣及其既見乃又不然君臣相與欵洽平生鼓瑟

者可以並坐而鼓瑟皆鼓簧者亦可相依而度曲不肖惟是勸

臣曰失今不樂逝者將耋而耋者將亡如此歲月何哉則其

心之推誠相與定無猜側也可知若如諸儒所云是時秦君始

有車馬及此寺人之官國人創見而詫美之則何異馬援所云

子陽乃井底蛙耳何以能開創宏業耶郎秦士大夫雖曰鄙俗

亦斷斷不至如此唯其君臣相得不務經綸日事宴樂開創若

此後敎可知聖人存之以見竊秦始基固若是耳

【詩音】鄰鄰衆車聲車 白顛毛傳白顛的顙也今謂之的顙 寺人內小臣也孔氏穎達曰左傳齊有寺人貂晉有寺人披是諸侯之官有寺人也寺人是在內細小之臣 黃氏佐曰並坐者同坐非並者而坐也案並坐者乃鼓瑟者並坐耳非與君並坐也

【叶韻】鄰十一真 顛一先 令八庚 通韻 漆四質 栗質 瑟質 耋九屑 通韻 桑七陽

楊簣亡同遊本韻

駟驖　美田獵之盛也

駟驖孔阜六轡在手公之媚子從公于狩一章奉時辰牡辰牡孔碩公曰左之舍拔則獲二章遊于北園四馬既閑輶車鸞鑣載獫歇驕三章

右駟驖三章章四句此詩序謂美襄公始命有田狩之事園囿之樂然時代無可考詩詞亦不露始命意惟既曰公則必襄公以後詩也田獵亦時君恆有事奚足異孟子不云乎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毛之美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田獵也此無他與民同樂也今秦始有田狩事其與民同樂可知也即民之欣欣然有喜色

而相告者亦可知也惟初齊侯命衆行大典其相率以從于狩者不聞腹心干城之寄而乃曰公之媚子則嗜好爲何如耶君子讀詩至此不禁有懷兔罝野人知周之所以王而久秦之所以衰而促者其由來蓋有素巳

【駟驖】駟驖 陸氏佃曰說文曰馬深黑色驪馬赤黑色驖非特有服於色蓋亦服其堅壯如鐵也 孔 甚也 阜 肥大也

六轡 孔氏穎達曰每馬有二轡四馬當八轡矣言六轡者以驂馬內轡納之於觖故在手者惟六轡耳

媚子 朱氏道行曰媚子指左右便嬖

時 是也 辰 時也 牡 曹氏粹中曰祭祀之牲不用牝皆以牡爲貴

辰牡 集傳冬獻狼夏獻麋春秋獻鹿豕之類

奉 孔氏穎達曰奉是時牡謂虞人也獸人獻時節之獸以供時故虞人亦謂時節之獸以待射耳

碩 肥大也

左之 何氏[illegible]信曰御者從右以逐之君從左以射之公羊傳解第一殺第二殺第三殺皆自左膘射之達於右則左當人君之左指偷獸之左膘而言蓋射必左出故左之乃易中耳

拔 矢括也

閑 謂習也

輶 輕也

鸞 鈴也

鑣 馬銜也

獫歇驕 集傳獫歇驕皆田犬名長喙曰獫短喙曰歇驕以車載犬蓋以休其足力也

首章寫車制亦
次及於人下二章
同一機軸而寫法
各異

次章寫馬旅

三章寫戎器刻劃
衣貝瑰麗已極而
宗詠嘆則不能及
況下此者乎

標韻 阜二十五有 手同 狩二十六宥 叶韻・ 牡二十五有 碩十一陌 獲同叶韻

圖十三元 閑十五刪 通韻 鑣二蕭 驕同本韻

小戎 懷西征將士也

小戎俴收五楘梁輈游環脅驅陰靷鋈續文茵暢轂駕我騏馵言念君子溫其如玉在其板屋亂我心曲章一

四牡孔阜六轡在手騏騮是中騧驪是驂龍盾之合鋈以觼軜言念君子溫其在邑方何為期胡然我念之章二

俴駟孔群厹矛鋈錞蒙伐有苑虎韔鏤膺交韔二弓竹閉緄縢言念君子載寢載興厭厭良人秩秩德音章三

右小戎三章章十句序謂美襄公備其兵甲以討西戎國人則矜其車甲婦人能閔其君子焉一詩兩義中間並無遞換上下語氣全不相貫天下豈有此文義惟僞傳以爲勞大夫征戎之

詩得之鄒氏肇敏曰凡勞詩或代爲其人言或代爲其室家言而此詩言念君子則襄公自念其臣子也愳棠宋全斌伐蜀屬降大雪太祖衣紫貂裘帽坐氈帷中謂左右曰我被服如此尚覺寒念西征將士衝冒霜雪何以堪處卽解裘帽馳賜全斌仍諭諸將不能徧及也全斌拜賜感泣故所向有功今詩云在其板屋亂我心曲以如玉之君子身處板屋而蹻則又未能必偲一念及其何以堪襄公能作是詩卽宋祖之賜裘帽於全斌也無怪其能承君命以復父讎獨雄長於西方者有由然已後儒不察又以爲從役者之家人所言將秦人第一關係文字下壓厮役走夫之徒則襄公勞士一片苦衷不幾爲其所沒千載下誰復能諒之耶

小戎兵車也**俴**淺也**收**軫也集傳謂車前後兩端橫木所以收斂所載者也凡車之制廣皆六尺六寸其平地任載者爲大車則軫深八尺兵車則軫深四尺四寸故曰小戎俴收也**梁輈**陳氏鵬飛曰輈車轅也其前屬於服馬之衡之上其後則來前軫直抵後軫梁輈則曲其上以便服馬之進退車之進退以輈爲主恐輈之不堅也故一輈則五分其寸每分以皮束之使堅是謂五楘**游環**集傳游環靷環也以皮爲環當兩服之背上游移前卻無定處引兩驂馬之外轡貫其中而執之所以制驂馬使不得外出左傳曰如驂之有靳是也**脅驅**集傳脅驅亦以皮爲之前係於衡之兩端後係於軫之兩端當服馬脅之外所以驅驂馬使不得內入也曹氏粹中曰兩服馬駕軥衡之下旁有兩驂馬脅於服馬之頸懼驂之外出也故以環貫驂外轡以禁其出欲出則此環牽之懼驂之內入亂服馬也故以皮二條繫衡與軫夾服馬背以止驂之入欲入則此皮從而約之也**陰**集傳陰揜軌也軌在軾前而以板橫側揜之以其陰映此軌故謂之陰也**靷**集傳靷以皮二條前繫驂馬之頸後繫陰板之上也**鋈續**集傳鋈續陰板之上有續靷之處消白金沃灌其環以爲飾也嚴氏粲曰靷端作環相挾謂之續**文茵**范氏處義曰以虎皮爲車中之褥有文之可觀故謂之文茵**暢轂**集傳暢長也轂者車輪之中外持輻內受軸者也大車之轂一尺有半兵車之轂長三尺二寸故兵車曰暢轂**騏馵**集傳騏綦文也

馬左足白曰馵 君子 猶兩征大夫也 騏 集傳赤馬黑鬣曰騮何氏楷曰[illegible] 騶曰驂蓋馬有騧色有白色故曰騧上

章曰馵因其白之在足也此中兩服 章曰騂因其白之在雅也馬也 騧驪 集傳黃馬黑喙曰騧驪黑色也 盾 干也

集傳畫龍於盾合而載之以爲車上之衛必載二者備被敵也 觼 環之有舌者 軜 驂內轡也 俴駟 馬甲以薄金爲

之欲其輕易便於旋習也 孔 甚也 羣 調和也 厹矛 三隅矛也 鋈錞 矛底端平曰鐓鋈則以白金爲飾也 蒙

雜也 伐 中干也盾之別名 苑 文貌畫雜羽於盾之上也 虎韔 集傳虎韔以虎皮爲弓室也 鏤膺 集傳鏤膺

鏤金以飾爲當胷帶也 交韔 集傳交韔交二弓於韔中謂顛倒安置之必二弓以備壞也 閉 紲傳閉弓紲也伏鞹

作秘「陳氏道詳曰秘以竹爲之狀如弓然約於弓裹命之曰秘所以備損傷也 緄 繩也 縢 約也 載寢載興 起居

不寧也 厭厭 安也 良人 何氏楷曰先秦之世良人爲君子通稱呂氏紀序意曰秋甲子朔朔之日良人請問十二

紀注良人君子也案本風黃鳥哀三良亦曰殲我良人雅之桑柔亦曰維此良人作爲式穀皆以良人爲君子也 秩秩

有序也

[韻讀] 收十一尤 輈同本韻 續二沃 轂一屋 馵七遇叶之錄反 玉二沃 屋一屋 曲二沃

注家只一意抒放觀小異實首章已成絕唱古人作詩多一意化爲三疊所謂一唱三歎佳者多有餘音此則以盡首章不可不知也

叶韻 阜二十五有 手同 本韻 中一東 驂十三覃 叶韻 合十五合 軜同

邑十四緝 通韻 期四支 之同 本韻 羣十二文 錞十一眞 膺十一蒸 弓一東

叶姑宏反 縢十蒸 興同 人十一眞 音十二侵 叶韻

蒹葭 惜招隱難致也

蒹葭蒼蒼白露爲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遡洄從之道阻且長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央一章蒹葭淒淒白露未晞所謂伊人在水之湄遡洄從之道阻且躋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坻二章蒹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謂伊人在水之涘遡洄從之道阻且右遡游從之宛在水中沚三章

右蒹葭三章章八句此詩在秦風中氣味絕不相類以好戰樂鬪之邦忽遇高超遠舉之作可謂獨立鷄羣儼然自異者矣然

意必有所指非泛然者序謂刺襄公未能用周禮呂氏祖謙曰

謂伊人猶此理鑿之又鑿可爲噴飯董秦處周地不能用周禮

爲之賢臣遺老隱處水濱不肯出仕詩人惜之託爲招隱作此

見志一爲賢惜一爲世望曰伊人曰從之曰宛在玩其詞雖若

可望不可卽味其意實求之而不遠思之而卽至者特無心以

求之則其人偶乎遠矣序本有指辭不能遠故致紛紛議起也

【兼葭】蒹（集傳）蒹似萑而細高數尺又謂之蒹 葭蘆也 陸氏佃曰 陸氏佃曰今人以爲簾箔因以得名 葭孔氏云初生爲葭長大爲蘆成則爲葦 溯洄逆流而上也 溯游順流而下也 晞乾也 湄水草之交也 躋升也 采采盛而可采也 右言其迂迴也

【協韻】蒼七岡 霜方長 央同本韻 淒七西 晞香衣 湄武悲 坻直尼 遠韻 采

十四 已紙 涘 右二十五有 沚紙 叶韻

終南　祝襄公以戢民望也

終南何有。有條有梅。君子至止。錦衣狐裘。顏如渥丹。其君也哉。一章

終南何有。有紀有堂。君子至止。黻衣繡裳。佩玉將將。壽考不忘。二章

右終南二章章六句序謂戒襄公姚氏又以爲有美無戒今玩詩辭首章末句嚴氏粲云其者將然之辭哉者疑而未定之意愚案末章末句亦云壽考不忘則是勸戒也無疑此必周之耆舊初見秦君撫有西土首膺天子命以治其民而無如何於是作此以頌禱之曰崇隆者終南其何有乎條與梅耳所以成此山之高也君子至止衣服之盛容貌之美固不待言非將以君臨一邦乎君此邦則必德此民如山之有木而後成山之高乃無負山之名耳然終南形勢尊嚴宏厰爲天下冠君此者可以

於威六合不獨號令一方也君其脩德以副民望百世毋忘周

天子之賜也可蓋美中寓戒非專頌禱不然秦臣頌君何至作

疑而未定之辭曰其君也哉此必不然之事也

【集釋】終南山名【毛氏萇】曰終南周之名山中南也【孔氏穎達】曰昭四年左傳曰荊山中南九州之險是此一名中南也宋山在今鄜郭諸境以其幹屬天下之中故曰中勢踞鎬京之南故曰南合而言之曰中南也條山楸也材美可作車版錦衣狐裘諸侯之服也【玉藻】曰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渥丹【季氏本】曰渥丹猶偷兮所謂渥浙言其有染意而顏色赤渾也紀【集傳】紀山之廉角也堂【集傳】堂山之寬平處也黻繡【毛氏萇】曰黑與青謂之黻五色備謂之繡將將佩玉聲

【協韻】梅十灰裘十一尤叶其耆反丹十四寒哉十灰叶韻　堂七陽裳將忘並同本

韻

黃鳥　哀三良也

交交黃鳥。止于棘。誰從穆公。子車奄息。維此奄息。百夫之特。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章一

交交黃鳥。止于桑。誰從穆公。子車仲行。維此仲行。百夫之防。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章二

交交黃鳥。止于楚。誰從穆公。子車鍼虎。維此鍼虎。百夫之禦。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章三

右黃鳥三章章十二句此詩事見左傳鑿鑿有據自不必言或以三良從死命出穆公或以為康公逍死或又以為秦俗如此非關君之賢否總之古人封建國君得以專制一方生殺予奪惟意所欲似此苛政惡俗天子不能禁國人不敢避哀哉良善其何以堪若後世大一統人命至重非天子不得擅生殺雖無

知愚民猶自矜恤況賢人乎封建固良法封建亦虛取秦漢後
竟不能復雖曰時勢亦人心爲之也聖人存此豈獨爲三良悼
予亦將作萬世戒耳

【集釋】交交（飛而往來之貌）從穆公（從死也）子車（氏也孔氏穎達曰左傳作子輿與車字異義同）奄息（名也）特（傑出之稱）穴（壙也）惴惴（懼貌）防（禦集傳防當也言一偝當人可以當百夫也鍼也）

【標韻】鍼（十三職）息特（同）穴（九屑）慄（四質）通韻　天（一先）人（十一真）身（同）轉韻
桑（七陽）行防（同）本韻　楚（六語）虎（七麌）禦（六語）通韻

晨風　未詳

駃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一章）
山有苞櫟。隰有六駮。未見君子。憂心靡樂。如何如何。忘我實多。（二章）
山有苞棣。隰有樹檖。未見君子。憂心如醉。如何如何。忘我實多。（三章）

右晨風三章章六句序謂康公棄其賢臣僞傳謂秦君遇賢始勤終怠二說未甚相遠惟集傳則以爲婦人念其君子之詞又引扊扅歌以證秦俗與古序大相反今觀詩詞以爲刺康公者固無據以爲婦人思夫者亦未足遽總之男女情與君臣義原本相通詩旣不露其旨人固難以意測與其妄逞臆說不如闕疑存參且其詩無甚精義置焉可也

【集釋】鴥疾飛貌 晨風鸇也 鬱茂盛貌 欽欽憂而不忘之貌 駮【集傳】駮梓榆也其皮青白如駮 檖郭氏璞曰今楊檖也【集傳】檖赤羅也實似梨而小酢可食

【標韻】風一東叶孚愔反 林十二侵 欽同 叶韻 何五歌 多同 本韻 櫟十二錫叶歷各反 駮三覺 樂十藥 叶韻 棣八霽 檖四寘 醉同 通韻

無衣 秦人樂爲王復仇也

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王于興師。修我戈矛。與子同仇。一章 豈曰無衣。與子同澤。王于興師。修我矛戟。與子偕作。二章 豈曰無衣。與子同裳。王于興師。修我甲兵。與子偕行。三章

右無衣三章章五句序謂刺用兵秦人以其君好攻戰亟用兵而不與民同欲焉是而辭不能達故朱子以爲序意與詩情不協然集傳亦未盡詩意也夫秦地爲周地則秦人同周人周之民苦戎久矣逖秦始以禦戎有功其父老子弟欲修敵愾同仇怨於戎以報周天子者豈待言而後見哉而無如周王之絕意西征也康公好戰又皆私怨徒逞小忿而忘大體非民所欲捌自公之二年與晉戰于武城報令狐役也六年戰于河曲報取少梁也十年又與楚人滅庸連年動衆詎皆君父同仇而爲臣

子者所難已哉夫與其興師無名何如報復得所故作是詩以明志曰朋友無衣尚可同袍況君父乎王誠于此而能興師以伐戎也我秦人願修戈矛與子同師共伸同仇大義豈不善哉此謝氏枋得所謂春秋二百四十餘年天下無復知有復仇志獨無衣一詩毅然以天下大義爲已任者也然則序所謂刺國不獨秦君兼及周王矣蓋民有勤王心君無討賊意伸在此則不能不屈在彼也故曰刺也

【釋】袍孔氏穎達曰玉藻云纊爲繭縕爲袍純著新綿名爲繭雜用舊絮名爲袍　澤【集傳】澤褻衣也以其親膚近於垢澤故謂之澤陸氏德明曰澤如字說文作襗云袴也　戟車戟也

【叶韻】袍四豪叶步謀反　矛十八尤　仇同　叶韻　澤十一陌叶徒落反　戟同陌叶訖約反　作十藥　叶韻　裳七陽　兵八庚　行八庚　叶韻

詩情者當情致纏綿爲後世送別之祖令人想見攜手河梁時也

渭陽　康公送別舅氏重耳歸晉也

我送舅氏。曰至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黃。一章我送舅氏。悠悠我思。何以贈之。瓊瑰玉佩。二章

右渭陽二章章四句見舅思母人情之常姚氏謂非惟思母兼有諸舅存亡之感蓋悠悠我思句情眞意摯往復讀之悱惻動人故知其有無限情懷也然此種深情觸景即生稍移易焉巳不能及大序謂及其即位乃思而作豈眞知詩情者哉雖然康公此詩可謂孝矣乃未幾而脩怨於晉旣戰武城又戰河曲昏姻之好變爲仇讎則念母之心不知何往又何故耶論者謂怨欲害其良心耳使循是良心養其端而充之則怨欲可消而兵革自息矣惜乎其智不及此也此亦事後論人則然若當其措

[illegible]似居食無逸下乃與承轉甚食一回局法變換不測[illegible]此可悟文法化[illegible]篇括之妙

手渭陽樽酒情別難曰甥情實乘父命穆公之爲重耳也且與以紀綱僕三千然後晉可定而霸業以成故春秋於秦晉交戰每主晉而客秦多抑揚焉此詩之存其亦春秋意也夫

【標】渭 水名王氏應麟曰水經渭水逕長安城北注間成陽也郡縣志京兆府咸陽縣本秦舊縣渭水南去縣三里秦咸陽在今縣東二十二里 路車 諸侯之車也 乘黃 四馬皆黃也

【叶韻】陽 北黃同本韻 思 四支叶新齋反 佩 十一隊叶蒲眉反 叶韻

權輿 刺康公待賢禮殺也

於我乎。夏屋渠渠。今也每食無餘。于嗟乎不承權輿。一章

於我乎每食四簋。今也每食不飽。于嗟乎不承權輿。二章

右權輿二章章五句賢者去就只爭禮貌間耳而此詩所較不過區區安居餔歠事恐非賢者志也然孟子不云乎孔子爲魯

司寇不用從祭燔肉不至不稅冕而行不知者以爲爲肉也其知者以爲爲無禮也是詩之作亦猶是哉蓋賢者每欲微罪行不欲爲苟去恐彰君過耳康公之失當不止是故賢者藉是乘幾而作也不然食至無餘而且不飽康公雖貌衰何至此極耶

【釋義】夏大也　渠渠深廣貌朱夏屋毛無明訓鄭則以爲大具以食我王爵以爲屋室之屋而朱子從之是　承繼也　權輿始也胡氏一桂曰作量自權始以準量出此而生造車自輿始以蓋軫由此而起故謂始曰權輿　簋朱傳簋瓦器容斗二升方曰簠圓曰簋簠盛稻粱簋盛黍稷四簋禮食之盛也

【標韻】渠六魚　餘同　乎七虞　輿六魚　通韻　簋四紙叶巳有反　飽十八巧　叶韻

以上秦詩凡十篇案是一冊詩歌雄明驍小戎諸詩武勇其夫而蒹葭一詩又何瀟灑哉使非賢人君子烏能爲是蓋西京舊治大有人在也惜秦俗尙武有賢而不能用耳以故黃鳥致三良之哀權輿有無食之嘆其爲國大

可想見秦之爲秦與周之爲周其澤學不甚淵遠哉

陳

集傳陳國名大皞伏羲氏之墟在禹貢豫州之東其地廣平無名山大川西望外方東不及孟諸周武王時帝舜之冑有虞閼父爲周陶正武王賴其利器用與其神明之後以元女大姬妻其子滿而封之於宛丘之側與黃帝帝堯之後共爲三恪是爲胡公大姬婦人尊貴好樂巫覡歌舞之事其民化之今之陳州卽其地也樵案陳詩皆小國故出諸國之末而陳爲伏羲舊治又帝舜後裔故在二國前說者謂檜曹匪風下泉二詩有思治之心未便居於陳國先蓋亂極則思治理或然也若謂變風能於陳後恐非序詩本意夫變風中不能無正亦由正風中必有變也此冊墓門株林等詩變亂極矣而衡門之下乃有栖遲賢者又不能不謂變亂中之正矣則又何以解其此耶

宛丘　刺上位游蕩無度也

子之湯兮。宛丘之上兮。洵有情兮。而無望兮。一章　坎其擊鼓。宛丘之下。無冬無夏。値其鷺羽。二章　坎其擊缶。宛丘之道。無冬無夏。値其鷺

右宛丘三章章四句此詩刺游蕩意固昭然然小序謂刺幽公姚氏以爲子字恐未安朱子亦以爲未敢信故集傳泛指游蕩人固是愼重解經之意但樂舞非細民所宜威望亦於庸衆無關使閭巷鄙夫終歲執羽舞翿於宛丘之上亦屬常然何煩詩人諷詠且勢大聖人録而冠夫陳風之首以爲游蕩者戒耶此必陳君與其臣下不務政治相與游樂君擊鼓而臣舞翿無冬無夏威儀盡失故過宛丘下者相與指而謂曰子之游蕩洵足爲樂奈失儀何其何以爲民望乎蓋在上者下民之所瞻望者也今乃不自檢束如是無怪其民視而輕之曰子者外之之辭亦輕之之意耳然小民未必敢輕君上故泛指游蕩人而言使

終日游蕩者聞而知所警戒焉足矣君必明辨子字爲君爲臣或下指人民終屬朵相豈免固哉之誚歟

集註 子〔毛氏萇曰子指大夫 鄭氏康成曰子者斥幽公也 孔氏穎達曰隱四年公子翬謂隱公曰百姓安子諸侯說子 則諸侯之臣亦呼君曰子 傳箋互異說已見前論〕 湯〔蕩也〕 宛丘〔集傳四方高中央下曰宛丘上 王氏應麟曰郡縣志宛丘在陳州宛丘縣南三里 括地志在縣在陳城中古陳國〕 洵〔信也〕 望〔人所瞻望也〕 坎〔擊聲〕 鼓 值〔植也〕 鷺羽〔以鷺羽爲舞者之翳也〕 缶〔瓦器可以節樂〕 翿〔翳也〕

標韻 湯〔二十三漾〕 上 望〔陽漾通〕 本韻 鼓〔七麌〕 下〔二十一馬 叶後五反〕 羽〔七麌〕 叶韻 值〔二十五有〕 道〔十九皓〕 翿〔二十號〕 叶韻

東門之枌　巫覡盛行也

東門之枌。宛丘之栩。子仲之子。婆娑其下。〔一章〕穀旦于差。南方之原。不績其麻。市也婆娑。〔二章〕穀旦于逝。越以鬷邁。視爾如荍。貽我握椒。

三章

右東門之枌三章章四句此詩分明刺陳俗尙巫覡而序泛云男女棄其舊業亟會於道路歌舞於市井集傳從之但不信爲刺幽公耳夫男女縱極淫亂何至歌舞市井會於道路成何世界姚氏際恒引漢王符潛夫論曰詩刺不績其麻女也婆娑今多不修中饋休其蠶織而起學巫覡鼓舞事神以欺誣細民以爲足證詩意是則然矣然豈必盡學巫覡哉亦不過巫覡盛行男女聚觀舉國若狂耳東門宛丘其地也枌栩相蔭可以游息其下也子仲之子男覡也不績其麻女巫也婆娑鼓舞神弦發而巫覡降也穀旦于差擇吉期會也越以鬷邁男婦畢集以遊觀也視如荍而貽之椒則又觀者互相愛悅也此與鄭溱洧

之采蘭贈勺大約相類而鄰俗荒亂則尤過之在諸國中又一俗也故可以觀也齊傳云大姬婦人尊貴好樂巫覡歌舞之事其民化之豈謂此也爲民上者可不知所尙歟

[illegible]子仲之子箋傳作子仲之女姚氏際恆云下市字衍爲女学則子仲之子當作男案顏師乃婦女事不必改市爲女也豈女巫亦恆舞于市耳此子當作男覡也無疑　婆娑舞說也　差擇也　市上見　逝往也

越於也　𩔰衆也　邁行也　荍芘芣也又名荊葵紫色羅氏願曰荊葵此戎葵葉小花似五銖錢大色粉紅有紫文縷之一名錦葵　椒芬芳之物也大抵似蘆藤花

[illegible]栩七虞下二十一馬叶韻　差六麻婆五歌轉韻　逝八霽邁十卦通韻

荍二蕭椒肴本韻

衡門　賢者自樂而無求也

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樂飢。一章豈其食魚。必河之魴。

豈其取妻必齊之姜（二章）豈其食魚必河之鯉豈其取妻必宋之子（三章）

右衡門三章章四句此賢者隱居甘貧而無求於外之詩不知序何以云誘僖公也夫僖公君臨萬民者也縱愿而無立志誘之以政斯而進於道也可奈何以無求於世之志勸之豈非所誘反其所望乎陳之有衡門也亦猶衛之有考槃秦之有蒹葭是皆從舉世不為之中而已獨為之可謂中流砥柱挽狂瀾於既倒有關世道人心之作矣然衛雖淫亂實多君子秦雖强悍不少高人陳則委靡不振巫覡威行其狂蕩之風尤難自拔而此獨濟為無欲超然自樂所處者不過衡茅陋室所飲者不過泉水泌洋食不必鯉與魴娶不必宋子而齊姜則其為志也何

如哉聖人刪詩此種詩不可多得亦斷不可少而存者不翁其

意反引而他屬可嘅也夫

【釋詞】衡門橫木為門也孔氏穎達曰衡古文橫假借字也衡橫義同門惟橫木為之言其淺也 棲遲游息也

泌泉水也 洋洋水流貌 姜齊姓 子宋姓

【協韻】遲叶西 飢同本韻 魴七彤 姜同本韻 鯉叶同 子同本韻

東門之池 未詳

東門之池。可以漚麻。彼美淑姬。可與晤歌。一章 東門之池。可以漚紵。彼美淑姬。可與晤語。二章 東門之池。可以漚菅。彼美淑姬。可與晤言。三章

右東門之池三章章四句此詩槩不可解序謂刺時疾其君之淫昏而思賢女以配君子集傳則以為男女會遇之詞姚氏又

疑即上篇之意取妻不必齊姜宋子即此淑姬可與晤對說各不一從序說則君有惡當思賢臣以佐政乃反思淑女以配君亦奇想哉從朱說則男女會遇豈有淑姬斷無是理至於姚說則尤謬矣衡門隱士甘貧樂道乃忽睹彼淑姬即欲思與晤對合曲而歌尚得為賢乎哉前云取妻不必宋子齊姜者設為是詞以見心不外求之意耳詎料姚氏認以為真竟欲取東池淑姬以配衡門隱士豈非千秋笑柄故此詩闕疑可也即或詩人寓言以淑女比賢士未為不可然其辭意淺率終非佳搆不必再煩多辯已

集釋 漚浸也紵麻屬菅蒙傳菅葉似茅而滑澤莖有白粉柔韌宜為索也嚴氏一之曰左傳云雖有絲麻無棄菅蒯蒯與菅謂若也黃華者俗名黃茅即蒯也白華者俗名白茅即菅也

按東門之楊似古姻神魚非律期亦非昏姻詩也

【標韻】麻（麻六）歌（歌五）轉韻　紵（語六）語（語六）本韻　菅（刪十五）言（元廿三）通韻

東門之楊　未詳

東門之楊。其葉牂牂。昏以為期。明星煌煌。（一章）東門之楊。其葉肺肺。昏以為期。明星晢晢。（二章）

右東門之楊二章章四句序謂昏姻失時親迎女猶有不至者詩未見昏姻字亦未見其為女不至之意集傳改為男女期會而有負約不至者尤無謂玩其詞類奇奧隱約難詳故闕之

【集釋】牂牂（盛貌）明星（啓明）煌煌（大明貌）肺肺（集傳肺肺猶牂牂也）晢晢（猶煌煌也）

【標韻】牂（陽七）煌（同）本韻　肺（隊十一叶）晢（霽八叶十二）叶韻

墓門　刺桓公不能早去佗也

墓門有棘。斧以斯之。夫也不良。國人知之。知而不已。誰昔然矣。（一章）

墓門有梅。有鴞萃止。夫也不良。歌以訊之。訊予不顧。顛倒思予。二

右墓門二章章六句此詩史也陳國小君臣無事可書只此數詩歌詠事實聊備採錄以當信史朱晦翁必欲疑而闕之不惟詩人苦心埋沒無傳亦將使亂臣賊子得以倖逃公論其可乎哉案左傳陳侯鮑卒文公子佗殺太子免而代之於是陳亂序因以此詩為刺佗謂其無良師傅以至於不義雖無實據而詩與事合固自可信然詩非刺佗無良師傅乃刺桓公不能去佗耳蔡氏轍曰桓公之世陳人知佗之不臣矣而桓公不去以及於亂是以國人追咎桓公以為桓公之智不能及其後故以墓門刺焉夫指佗也佗之不良國人莫不知之者知而不之去者誰為此乎案此乃釋首章次章歌以訊之等句則必有忠言

直諫早悟桓公奈公迷而不悟以至亂作乃思其言夫何益哉二章皆刺桓公始不知人次又拒諫無所謂不置其師傅意序之解經往往得其大概而措辭又非故詩旨反因之而晦須爲細審乃知其得失也

〔集釋〕斯析也〔孔氏穎達〕曰釋言云斯離也孫炎曰斯析之〔陸是斯爲析析義也〔嚴氏〕一之曰斯莊子斯而析之鴞氏璣曰鴞大如班鳩綠色人人家凶賈誼所賦鵩鳥是也其肉甚美可爲羹臛又可爲炙〔嚴氏〕一之曰楚辭注鴟鴞二物又云眠似鴞本草云其實一耳莊予見彈而求鴞炙是也萃集也訊告也顛倒狼狽之狀

〔標韻〕斯支四知同本韻　已紙四矣同本韻　萃寘四訊〔程氏〕以韻音謝毀H文云本又作誶徐音息悴反廣韻正韻誶字雖遂切引詩曰歌以詩止今案此及下句訊字皆誶之訛此句之字亦止字之訛顧江諸家詩辨之　皆顧過七予魚六叶韻

防有鵲巢　憂讒賊也

防有鵲巢邛有旨苕誰侜予美心焉忉忉○中唐有甓邛有旨鷊○誰侜予美心焉惕惕○二章

右防有鵲巢二章章四句此詩憂讒無疑惟序以宣公實之則不得其確蓋鵲本巢木而今則曰防有鵲巢矣苕生下濕而今則曰邛有旨苕矣而且中唐非甓瓴之所高丘豈旨鷊所生人皆可以僞造而爲讒又況無根浮詞不倂張予美而生彼攜貳之心耶予是以常懷憂懼中心惕惕而不能自解也程子曰予美心所賢者一言下之誑君以讒人一言奸之誣譖以害人皆作詩者憂懼之意可謂深得風人義旨矣而朱子乃謂予美指所私者定此詩爲男女有私而憂其或間之之詞豈不異哉夫風詩託興甚遠凡屬君親朋友意有難宣之處莫不假託男女

夫婦詞婉轉以達之詩人之遇勝欲詩人之大不幸也可慨也

【集釋】防隄也周禮稻人以豬畜水以防止水　邛邱也【孔氏穎達曰】土之高處草生尤美故邛爲邱　旨美也　苕若僥也生下濕也　好　侜侜張也與譸同也　忉忉憂貌　中唐【毛氏萇曰】中中庭也唐堂塗也【孔氏穎達曰】以唐是門內之路故知中是中庭孫炎云堂塗室下至門之逕也　甓瓴甋也【郭氏璞曰】瓴甋甎也今江東呼爲瓴甓　鷊【集傳】鷊小草雜色如綬【嚴氏粲曰】鷊舊作鷊【劉氏瑾曰】米埤雅鷊本鳥名亦名綬鷄咽下有綬如小紋具五色傳所釋鷊草之名竟因其似鷊而取義乎　惕惕猶切切也

【標韻】巢肴三苕蕭二忉豪四通韻　甓錫十二鷊惕錫本韻

月出　有所思也

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糾兮。勞心悄兮。章一　月出皓兮。佼人懰兮。舒懮受兮。勞心慅兮。章二　月出照兮。佼人燎兮。舒夭紹兮。勞心慘兮。

右月出三章章四句此詩雖男女詞而一種幽思牢愁之意固結莫解情念雖深心非淫蕩且從男意虛想活現出一月下美人並非實有所遇藍巫山洛水之濫觴也不料腐儒認以爲眞豈不爲詩人所哂使充是心於君親朋友之間則忠臣孝子義弟良朋必有情難自已之處此風詩之旨深微幽遠託興無端含毫有意固非迂儒俗士所能知也至其用字聱牙句句用韻已開晉唐幽峭一派東萊不識以爲方言豈非少見多怪歟

【集說】皎月光也　佼人佼與姣同美人也　僚好貌　窈幽遠也　糾愁結也　悄憂也王氏安石曰悄言不說而靜默　懰好貌　懮受猶憂思也　慅猶悄也　燎明也　天紹紹糾緊之意　慘憂也

【協韻】皎十七篠　僚同　糾二十五有　悄篠　皓十九皓　懰有　受同　慅四十四　照十八嘯　紹篠　慘集傳慘當作懆九篠　通章叶韻

株林　刺靈公也

胡為乎株林從夏南匪適株林從夏南 一章 駕我乘馬說于株野乘我乘車朝食于株 二章

右株林二章章四句靈公與其臣孔寧儀行父淫於夏姬事見春秋傳而此詩故作疑信之詞非特詩人忠厚不肯直道人隱抑亦曲摹人情如見忸怩之態蓋公卿行淫朝夕往從所私必有從旁指而疑之者卽行淫之人亦自覺忸怩難安故多隱約其辭故作疑信言以答訊者而飾其私詩人卽體此情為之寫照不必更露淫字而宣淫無忌之情已躍然紙上毫無遁形可謂神化之筆然羞惡之心人皆有之使陳靈君臣知所羞惡而斂行焉則何至有徵舒射廄之難卽避亦可不必入陳也女戎

召亂足爲炯戒聖人存此亦信史歟

【株林】株林 夏氏邑也王氏應麟曰郡國志陳縣有株邑蓋朱襄之地寰宇記陳州南頓縣西南三十里有夏亭城城北五里有株林郡縣志宋州柘城縣本陳之株邑詩株林是也 夏南 孔氏穎達曰徵舒字子南以氏配字謂之夏南

說 舍也

【株林韻】林 侵十二 南 覃十三 通韻 馬 二十一馬 野 同本韻 駒 七虞 株 同本韻

澤陂 傷所思之不見也

彼澤之陂。有蒲與荷。有美一人。傷如之何。寤寐無爲。涕泗滂沱。一章

彼澤之陂。有蒲與蕑。有美一人。碩大且卷。寤寐無爲。中心悁悁。二章

彼澤之陂。有蒲菡萏。有美一人。碩大且儼。寤寐無爲。輾轉伏枕。三章

澤陂三章章六句 序謂刺時男女相悅集傳謂與月出相類

誠然然月出非淫詞此亦必非淫詩也曰碩大且卷曰碩大且儼豈淫女貌乎曰傷如之何曰涕泗滂沱縱極相思亦何至是故姚氏以爲傷逝作或又謂傷泄冶之見殺均與興意不合豈起極幽艷纖乃傷感故知爲思存作非悼亡篇也大抵臣不得於其君子不得於其父皆可藉此以抒懷詩人所言或實有所指或虛以寄興興之所到觸精卽來後世江南曲子夜歌此類甚多豈篇篇俱有所爲而言耶但陳靈荒淫國亂極矣豈無賢人君子思治不得假此以自鳴者如必見一美人字卽以爲淫則天下後世之文爲美人所冤者多矣

【識】陂澤障也　蒲水草可爲席者　荷芙蕖也　涕泗自目曰涕自鼻曰泗　蕑蘭也　卷髮好也　悁悁猶悒悒也　菡萏荷華也　儼矜莊貌

【匯攷】荷(五歌)何沱(同上)本韻　閒(十五刪)卷(一先)悁(同)通韻　萏(二十七感)儼(二十八琰)枕(二十六寢)通韻

以上陳詩凡十篇

宋春秋傳吳季札請觀周樂至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今蕒宛丘至澤陂凡十篇而無剌君者三宛丘則見其游蕩無度墓門則譏其除惡不力株林則刺其荒淫殺身其君相無一可歌之善誹之無至不亦宜乎又況巫覡威行讒賊淺惆皆大姬之好伯所遺其閒國已有偶嘗繼起又無善致無怪子孫縱淫以至士國世之叔葉垂杭者始基不可不正俗尚不可不端者其以此也歟然中間未嘗無高人賢士如衛門之安貧樂道墓門之忠言直辣自是相助爲理無如其君若岳之儘而不閭焉何也此則詩者之所爲掜脘嘆息而不能自已也

詩經原始卷之七終

隴州門人李冲霄校字

詩經原始卷之八目錄

國風 八

檜 四首

羔裘 傷檜君貪冒不知危在旦夕也

素冠 傷檜君被執願與同歸就戮也

隰有萇楚 傷亂離也

匪風 傷周道不能復檜也

曹 四首

蜉蝣 未詳

候人 刺曹君遠君子而近小人也

鳲鳩 追美曹之先公德足正人也

下泉　傷周無王不足以制霸也

豳　七首

七月　陳王業所自始也

鴟鴞　周公悔過以儆成王也

東山　周公勞歸士也

破斧　美周公伐罪救民也

伐柯　未詳

九罭　東人送周公西歸也

狼跋　美周公也

詩經原始卷之八

寶寧方玉潤鴻濛氏撰

國風八

檜 陸氏德明曰檜本作鄶王氏應麟曰左傳國語作鄶地理志作會

集傳檜國名高辛氏火正祝融之墟在禹貢豫州外方之北滎波之南居溱洧之間其君妘姓祝融之後周衰爲鄭桓公所滅而遷國焉案檜實亡於鄭武公非桓公也然則國亡在東遷之初何以詩檜序於春秋鄭之後國小而又無事可表耳嚴氏粲曰檜世次莫考詩不言何君曰夷厲之間者鄭譜也平王初鄭武公滅檜前乎不言何以知其非幽也當幽之時仲爲檜君不言不刺仲也前乎幽又何以知其非宜也周之道後興之時不得有匪風之思也非幽非宜夷厲當之矣愚懸誠檜詩實仲亡國事因重訂其詩如左

羔裘　傷檜君貪冒不知危在旦夕也

羔裘逍遙狐裘以朝豈不爾思勞心忉忉一章 羔裘翱翔狐裘在堂

豈不爾思我心憂傷二章羔裘如膏日出有曜豈不爾思中心是悼三章

右羔裘三章章四句小序云大夫以道去其君也大序以為國小而迫君不用道好絜其衣服逍遙遊燕而不能自强於政治故作是詩集傳從之無異辭惟不言大夫去耳夫國君好絜衣服過之小者也何必去卽云國小而迫正臣子相助為理之秋更不必去此必國勢將危其君不知猶以寶貨為奇終日游宴逸豫是偷臣下憂之諫而不聽夫然後去去之而又不忍遽絕其君乃形諸歌詠以見志也案國語鄭桓公為周司徒問於史伯史伯對曰子男之國虢鄶為大虢叔恃勢鄶仲恃險皆有驕侈怠慢之心加之以貪冒君若以周難之故寄帑與賄不敢不

許是驕而貪必將背君君以成周之衆奉虢罰鄭無不克矣桓公從之乃東寄孥與賄虢鄶受焉其後武公卒取二國地以爲鄭有詩之作正其時也曰羔裘曰狐裘而且曰如膏有曜非徒好聚貨貪侈耳曰逍遙曰翱翔非惟游惰又冒昧也此與虢公受晉璧馬而不知其人之將襲己也又何以異然當是時安知其臣不有宮之奇其人者犯顏而直諫又安知其臣不有百里奚其人者潔身而遠去玩味詩詞豈不爾思中心是悼則百里奚輩也唯其心戀戀故主雖去國而猶不敢無憂國念此詩之所以存耳惜其世次微茫姓氏無考序又不能抉發隱衷遂使忠臣智士一片苦心隱而不彰不惟說詩不精論世亦欠其詳也

【集釋】羔裘（集傳緇衣羔裘諸侯之朝服）狐裘（集傳錦衣狐裘其朝天子之服也）

【標韻】遙（二蕭）朝（同）忉（四豪）通韻　翔（七陽）堂　傷（並同）本韻　膏（二十號）曜（十八嘯）悼（號）通韻

素冠　傷檜君被執願與同歸就戮也

庶見素冠兮，棘人欒欒兮，勞心慱慱兮。（一章）庶見素衣兮，我心傷悲兮，聊與子同歸兮。（二章）庶見素韠兮，我心蘊結兮，聊與子如一兮。（三章）

右素冠三章章三句小序刺不能三年後之說者莫不遵從以詩中有素冠等字耳殊知素冠古人常服孟子許子冠素又皮弁尊貴所服亦白色也素衣則論語云素衣麑裘素韠士冠禮云主人玄冠朝服緇帶素韠玉藻云韠君朱大夫素經傳所載不一而足今何乍見一素冠即以爲三年喪乎無論素冠之

爲喪服與非爲喪服今僅憑一素色之冠何以别其喪之長短乎豈三年之喪乃素冠短喪之服不素冠乎此必不可通之說也至於棘人姚氏際恆云其人當罪之時易坎六爻曰係用徽纆寘于叢棘是也欒欒拘攣之意然則棘人乃罪人之稱非喪者之號明矣即素冠非喪者之服亦明矣姚氏又云考喪禮始終從無素冠素衣素韠之文（說長不錄）據玉藻稱冠素紕既祥之冠也詩思三年之喪何不直言齊衰等項而必言祥後之祭服如是之迂曲乎且思其人而得見其人則當幸見之下直接以我心喜悅之句方合今乃云勞心慱慱以及傷悲蘊結等語何哉其駁小序之非可謂詳且明矣然亦不敢定此詩所指爲何人何事但云或如諸篇以爲君子也可以爲婦人思男也亦可是

其心亦尙游移無據不能直斷所以然竊以爲棘人素服必其人以非罪而在縲絏之中適所服者素服耳而幸而見之以至於傷悲願與同歸如一者非其所親卽素所愛敬之人故至勞心慱慱而不能自已也然律以首篇之義或檜君國破被執拘於叢棘其臣見之不勝悲痛願與同歸就戮亦未可知惜其國史無徵言不足信姑存一解於此云

集釋 庶幸也 素冠既見篇中 棘人欒欒並同篇中 見慱慱瘠貌勞也 集傳韠蔽膝也以韋爲之冕服謂之韍其餘曰韠孔氏穎達曰古者田漁而食因衣其皮先知蔽前後知蔽後後王易之布帛而猶存其蔽前者重古道不忘本也

標韻 冠十四寒 欒慱並同 本韻 衣五微 悲四支 歸微 通韻 韠四質 結九屑 一質 通韻

隰有萇楚　傷亂離也

隰有萇楚。猗儺其枝。夭之沃沃。樂子之無知。章一　隰有萇楚。猗儺其華。夭之沃沃。樂子之無家。章二　隰有萇楚。猗儺其實。夭之沃沃。樂子之無室。章三

右隰有萇楚三章章四句此遭亂詩也小序之說不必深辨即集傳以爲政煩賦重民不堪其苦者亦未爲得以賦重不必怨及室家也此必檜破民逃自公族子姓以及小民之有室有家者莫不扶老攜幼挈妻抱子相與號泣路歧故有家不如無家之好有知不如無知之安也而公族子姓之爲室家累者則尤甚合觀前二篇富是爲公室發者居多如杜老之哀王孫哀江頭等篇槩其重而輕者自見耳

【集釋】萇楚（集傳）萇楚銚弋今羊桃也子如小麥亦似桃陸氏璣曰葉長而狹華紫赤色其枝莖弱引蔓於草上也 猗儺柔順也 夭少好貌呂氏祖謙曰夭夭如厥草惟夭之夭 沃沃光澤 子指萇楚也

【標韻】枝四支知同本韻 華六麻家同本韻 實四質室同本韻

匪風 傷周道不能復檜也

匪風發兮。匪車偈兮。顧瞻周道。中心怛兮。一章 匪風飄兮。匪車嘌兮。顧瞻周道。中心弔兮。二章 誰能亨魚。溉之釜鬵。誰將西歸。懷之好音。三章

右匪風三章章四句此詩諸儒皆以作思周之作未嘗因檜時勢而一論之則是詩可以作可以不作采風者亦可以存可以不存何也以其言中無物則所存亦不久耳檜當國破家亡人民離散轉徙無常欲住無家欲逃何往所謂中心慘怛妻孥相

弔時也凡物不能自發因風而發行不能遽偽因車而偽今也匪風而物自發矣匪車而行自偽矣而且物之發也旋轉不定行之偽也漂搖難安此何如景況乎果誰爲之咎也非周轍之東不至此矣以見其然耶曰鄭桓公之謀伐虢與檜也久矣然未幾而旋亡使周轍不東檜亦未必受廹於鄭其或王綱再振鄭必不敢加兵於檜而今已矣悔無及矣不能不顧瞻周道師而傷也雖然文武成康之靈昭然在天周之興也豈能無望哉蓋周興則我小國亦與之俱興矣攄首茫茫其誰能亨魚乎有則我願爲之溉其釜鬵也其離將西歸乎有則我願慰之以好音也特恐思之殷然遇之漠然不能無憾於其際則眞未如之何也已矣此檜臣自傷周道之不能興復其國也不料諸儒但以

爲思周道之陵遲則豈詩人意旨哉

集釋 發飄揚貌 偈疾驅貌 周道說見篇中集傳作適周之路亦通 怛傷也 傳飄風回風曰飄風 嘌漂搖不安之貌 溉滌也 鬵釜屬陸氏德明曰說文云大釜也一曰鼎大上小下若甑曰鬵孔氏穎達曰釋器云鬵謂之鬵孫炎曰關東謂甑曰鬵然則鬵是甑亨魚用釜不用甑雙舉者以其俱是食器故連言耳余案鬵非釜非甑腹形若鼎上有綴別架三足於下可烹可蒸俗名釣鍋之說爲近

標韻 發月六 偈月九 怛曷七 通韻 飄蕭二 嘌叶匹妙反同用 弔嘯十八 叶韻 鬵侵十二 音同本韻

以上檜詩凡四篇

案是冊僅四篇諸儒以爲亂極思治之作殊知檜亡在東遷之初詩有作於西京之際者蓋亂始也何以云亂極思治耶讀書如此粗率烏能論世總之迂儒拘士未易與談風雅彼第見匪風有顧瞻周道懷之之好音等語遂不問其所懷者何人所瞻者何事而直謂之曰思周也後之人又從而羨之以爲亂極思治何異隔靴搔癢縱擇論說於詩緊要不相關涉故別爲訂正與傳說又大異考古者或不無所取焉

曹

集傳曹國名其地在禹貢兖州陶丘之北雷夏菏澤之野周武王以封弟振鐸今之曹州即其地也陳氏傳良曰檜亡東周周之始也曹亡春秋之終也夫子之刪詩繫曹檜於國風之卒後於檜之卒篇曰思周之道也傷天下之無王也於曹之卒篇曰思治也傷天下之無伯也歷案此論似聖人時編詩以檜曹殿國風之後皆有意於二詩也但季札觀樂時詩次序已如此非定自夫子也且使二詩具有深意季札書歎美而深長思之何以云檜以下無譏焉此可見其國小事微詩亦無足重輕采風者錄之聊以備一國之俗云爾王二詩之有念周京否有意在編而存之以偶與相符非有深意也不然亂極思治何國蔑有豈獨二小國為然乎哉歷故備論之以見說詩者之好附會也如此

蜉蝣　未詳

蜉蝣之羽。衣裳楚楚。心之憂矣。於我歸處。一章蜉蝣之翼。采采衣服。心之憂矣。於我歸息。二章蜉蝣掘閱。麻衣如雪。心之憂矣。於我歸說。三章

右蜉蝣三章章四句序謂刺奢也集傳改爲時人有玩細娛而忘遠慮者均於詩旨未當蓋蜉蝣爲物其細已甚何奢之有取以爲比大不相類天下刺奢之物甚多詩人豈獨有取於掘土而出朝生暮死之微蟲耶即以爲玩細娛而忘遠慮亦視乎其人之所關輕重爲何如耳若國君則所係匪輕小民又何足爲重但曰時人詩豈必存書既無徵難以臆測闕之可也

【集釋】蜉蝣纂傳蜉蝣渠畧也似蛣蜣身狹而長有角黃黑色朝生暮死陸氏璣曰蜉蝣方土語也通謂之渠畧似甲蟲有角大如指長三四寸甲下有翅能飛夏月陰雨時地中出楚楚鮮明而整齊貌采采華飾也掘閱宋氏翔鳳曰管子云掘閱得玉閱穴字通也麻衣鄭氏康成曰深衣也姚氏際恆曰古麻服衣服布皆是麻未有木棉也吉凶惟以升數爲別

【標韻】羽七麌楚六語處同通韻　翼十三職服一屋叶蒲北反息職叶韻　閱

卷九 詩說體本韻

候人　刺曹君遠君子而近小人也

彼候人兮。何戈與祋。彼其之子。三百赤芾。一章

維鵜在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稱其服。二章

維鵜在梁。不濡其咮。彼其之子。不遂其媾。三章

薈兮蔚兮。南山朝隮。婉兮孌兮。季女斯饑。四章

右候人四章章四句大序謂共公遠君子而近小人與左氏傳合案傳二十八年春晉文公伐曹三月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即詩所謂三百赤芾是也曰薈蔚朝隮言小人衆多而氣燄盛也曰婉孌斯饑言賢者守貞而反困窮也夫所謂賢者非僖負羈而何晉文之數曹罪安知非爲此詩而來而朱子辯說猶云但以三百赤芾有合於傳而疑之曰未

知然否不亦甚哉

〔集釋〕候人〔集傳〕候人道路迎賓送客之官 芾〔集傳〕芾冕服之韠也一命縕芾黝珩再命赤芾黝珩三命赤芾葱珩大夫以上赤芾乘軒 鵜〔集傳〕鵜洿澤水鳥也俗所謂淘河也孔氏穎達曰郭璞曰鵜鶘好羣飛入水食魚故名洿澤陸璣疏云鵜形如鶚而極大喙長尺餘頷下胡大如數升囊若小澤中有魚便羣共抒水滿其胡而棄之令水竭盡魚陸地乃共食之故曰淘河也 梁水中魚梁也 咮喙也 媾寵也 朝隮雲氣升騰也

〔標韻〕祋九泰芾五物叶韻 翼十三職 服一屋叶蒲北反 咮二十六宥 媾同本韻

隮同霽入青 饑五微通韻

鳲鳩 追美曹之先君德足正人也

鳲鳩興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一章

鳲鳩在桑。其子在梅。淑人君子。其帶伊絲。其帶伊絲。其弁伊騏。二章

鳲鳩在桑。其子在棘。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三章

全詩皆美唯末句含諷刺意

鳲鳩在桑其子在榛淑人君子正是國人正是國人胡不萬年刺

右鳲鳩四章章六句小序謂刺不壹詩中純美無刺意或謂美振鐸或謂美公子臧皆無確據何元子謂曹人美晉文公之復曹伯亦以周王策命中有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之語耳姚氏取之以爲意雖鑿頗有似處然愚案詩詞寬博純厚有王德感人氣象外雖表其儀容內實美其心德非歌頌功烈者比晉之霸晉之功耳何德之有耶且文公譎而不正其復曹伯亦因疾爲筮史所誑豈真有德於曹者哉此詩專重內德以頌晉文何謂相似至集傳則又謂美君子之用心均平專一而不指爲何人似亦不必深考之意然詩卒章云正是國人胡不萬年則明明有其人在非虛詞也回環諷詠非開國賢君未足當

此故以為美振鐸之說者亦庶幾焉惜其編詩失次為前後三詩所混故啓人疑君移置本風之首如衛之淇奧鄭之緇衣則義自明矣否則後人因曹君失德而追述其先公之德之純以刺之故曰胡不者疑而問之之詞也以爲爾能正是國人胡不禱爾子孫於億萬斯年不然頌其德矣何云胡不小序蓋得其影響而未知其所以然也故特正之

[illegible]鳲鳩 集傳鳲鳩秸鞠也亦名戴勝今之布穀也飼子朝從上下暮從下上平均如一也 如結 金氏履祥曰如結言心不放 弁 皮弁也 騏 集傳騏馬之青黑色者弁之色亦如此也

[illegible]七 四質 一 同 結 九屑 通韻 梅 十灰 絲 四支 騏 同 通韻 棘 十三職 忒 國 同 本韻 榛 十一真 人 同 年 一先 通韻

下泉 傷周無王不足以制霸也

冽彼下泉。浸彼苞稂。愾我寤歎。念彼周京。一章 冽彼下泉。浸彼苞蕭。
愾我寤歎。念彼京周。二章 冽彼下泉。浸彼苞蓍。愾我寤歎。念彼京師。
三章 芃芃黍苗。陰雨膏之。四國有王。郇伯勞之。四章
右下泉四章章四句此與匪風同被大國之伐而傷周王之不
能救已也夫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
樂征伐自諸侯出今晉文入曹執其君分其田以釋私憾甯能
使曹人帖然心服乎此詩之作所以念周衰傷晉霸也使周而
不衰則四國有王彼晉雖強敢擅征伐又況承王命而布王恩
者有九州之伯以牧之昔者郇國之君嘗承是命治諸侯而有
功矣而今不然也不能不慨然寤歎以念周京如苞稂之見浸
下泉曰無從而自傷耳詩意若此而序謂共公侵刻已屬懸揣

至桀傳又謂王室陵夷而小國困弊尤爲汲汲皆未嘗即其時勢而一論之也夫詩可以觀讀其詩不知其人不論其世而何觀之有哉

[illegible] 洌 寒也 下泉 泉下流者也孔氏穎達曰釋水沃泉縣出縣出下出也李巡曰水泉從上溜下出此言下泉即爾雅之沃泉也 苞 草叢生也 稂 童梁莠屬也陸氏璣曰禾秀爲穗而不成則嶷然謂之童梁今人謂之宿田翁或謂守田也孔氏穎達曰此稂是禾之秀而不實者故非溉灌之草得水而病 愾 歎息之聲也 周京 天子所居也 蕭 蒿也 蓍 筮草也許氏慎曰蓍蒿屬生千歲三百莖易以爲數天子蓍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陸氏璣曰似藾蕭青色科生 芃芃 美貌 郇伯 集傳郇伯郇侯文王之後嘗爲州伯治諸侯有功季氏本曰郇雖文王之子所封而郇伯則其後也故鄭氏謂其爲文王子而集傳則改爲文王之後亦不知其爲何時人矣王氏應麟曰春秋釋地曰解縣西北有郇城左傳盟于郇說文國在晉地李氏樗曰王制謂二百一十國爲州州有伯是九州中有九伯也

[illegible] 稂 陽七 京 庚八 通韻 蕭 蕭二 周 尤十一 叶韻 蓍 支四 師 同 本韻

以上曹詩凡四篇朱是册亦止四篇其一未詳可讀者三篇而已候人則刺其君遠君子而近小人鳲鳩則絶美其先公德足以正人匪風之則傷周無王不足以制曹是時晉文正盛而康氏乃謂曹之卒篇傷天下之無伯也何哉大抵曹檜小國形勢略同其亡也亦相似匪風下泉均傷天下無王不足以制彊小國受害亦不能堅其救采風者每於此觀世變焉讀詩者亦當於此反覆玩味則作詩者之眞意出而刪詩者之微義亦無不顯矣

豳一

集傳豳國名在禹貢雍州岐山之北原隰之野虞夏之際棄爲后稷而封於邰及夏之衰棄稷不務棄子不窋失其官守而自竄於戎狄之間不窋生鞠陶鞠陶生公劉能復修后稷之業民以富實乃相土地之宜而立國於豳谷焉十世而太王徙居岐山之陽十二世而文王始受天命十三世而武王遂爲天子武王崩成王立年幼不能莅阼周公旦以冢宰攝政乃述后稷公劉之化作詩一篇以戒成王謂之豳風而後人又取周公所作及凡爲周公而作之詩以附焉豳在今邠州三水縣邰在今京兆府武功縣案豳傳七月一篇所言皆農桑稼穡之事非躬親歷歟久於其

遡者不能言之親切有味也如是周公生長世胄位居冢宰豈暇爲此且公劉世遠亦難代言此必古有其詩自公始陳王前俾知稼穡艱難並王業所自始而後人惑以爲公作也至鴟鴞東山二詩乃爲公作伐柯破斧九罭狼跋則又衆人爲公而作之詩以其無所繫屬故並附於七月後而統而名之曰豳凡以爲公故也當季札請觀周樂時備次本居齊後秦前不知何時移殿諸國之末意者夫子正樂手所親訂歟蓋夫子一生志欲行周公之道而不能故凡與雅之際於公者恆三致意焉且詩以風名有正不能無變既儕又書於返淳天下淳風無過農民此七月之詩所以必居變風之末者也其餘紛紛無論或謂豳公爲諸侯故不得入周召之正風非美成王亦不得入成王之正雅又或謂君臣相諧不得爲正故爲變風居變之末言變之可正也皆無稽妄談悉不可從

首章衣食雙起爲農民宣務

以下四章皆詠衣字此章先言蠶桑爲女功之始

七月　陳王業所自始也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栗烈。無衣無褐。何以卒歲。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一章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女執懿筐。遵彼微行。爰求

則稍偷緩之間何等氣象

此言紡績成矣仍專爲公子字妙

此章首因蠶桑推以成衣而獻之于公忠愛之忱可見矣

此言卒歲可以禦寒先衣一項事而自五月以至十月一氣說下横直之至爲其體物微妙又何精緻乃爾以下復言食

此章稼事正面獨半幅及治屋

采蘩祁祁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二章七月流火八月萑葦蠶月條桑取彼斧斨以伐遠揚猗彼女桑七月鳴鵙八月載績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為公子裳三章四月秀葽五月鳴蜩八月其穫十月隕蘀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為公子裘二之日其同載纘武功言私其豵獻豜于公四章五月斯螽動股六月莎雞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牀下穹窒熏鼠塞向墐戶嗟我婦子曰為改歲入此室處五章六月食鬱及薁七月亨葵及菽八月剝棗十月穫稻為此春酒以介眉壽七月食瓜八月斷壺九月叔苴采荼薪樗食我農夫六章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黍稷重穋禾麻菽麥嗟我農夫我稼既同上入執宮功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七章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

至此農功告畢可以獻羔薦斝登堂稱觥田家之樂無踰此矣

于凌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九月肅霜十月滌場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 八章

右七月八章章十一句此詩之佳盡人能言其大旨所關則王氏云仰觀星日霜露之變俯察昆蟲草木之化以知天時以授民事女服事乎內男服事乎外上以誠愛下下以忠利上父父子子夫夫婦婦養老而慈幼食力而助弱其祭祀也時其燕饗也簡數語已盡其義無俟蘊矣唯周禮籥章幽雅豳頌之說一詩而分三體無人能言鄭氏乃三分此詩以當之以其道情思者爲風正禮節者爲雅樂成功者爲頌自一章至二章風也自三章四章五章至六章之半雅也又至六章之半至七章八章頌也天下豈有此文義亦豈有此篇章無文義則無音節無音

節則不成篇章故王氏不取朱子亦疑之是矣然又以爲或者但以七月全篇隨事而變其音節或以爲風或以爲雅或以爲頌如又不然則雅頌之中凡爲農事而作者皆可冠以豳號愈疑愈遠愈辯愈支愈無是處總以誤讀周禮之過周禮僞書本不足信諸儒又泥其辭而不敢辯至謂本有是詩而亡之則無中生有滋人以疑謬孰甚焉夫詩之分風雅頌三體本不相混而七月一詩實兼風雅頌三體而無或遺但非截然判而爲三之謂乃渾然合而成一之謂也何以言之曰風者諷也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言者無罪聞者足戒今七月所述皆豳俗而陳於王前則足以知戒非風體乎曰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今七月所陳又農功之緩急卽王政之先務非有近於

雅乎至於頌則曰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今七月卒章農功既畢獻羔祭韭躋堂稱觥其頌禱君親以致敬神明者何如不又可以為頌乎此一詩而兼三體之說在風詩中實為變體故又曰變風詩以體變非風因俗變也厥旨甚明格亦易辨何至三千餘年竟無一人道及此耶夫詩有變體不獨風為然也雅亦有之頌亦未嘗不有之小雅蓼蕭湛露雅兼乎風者魯頌有駜泮水頌又兼乎風也雅頌可兼風體風詩獨不可兼雅頌乎知乎此可以讀雅頌變體亦可以讀風詩變體矣可以讀風詩變體然後可以讀一詩而兼三體之變風矣獨是此體在三百篇中不可多覯非惟雅頌所無即風體亦絕無而僅有者也故以一詩而別為一冊者未為過也今玩其辭有

樸拙處有疎落處有風華處有典核處有蕭散處有精緻處有委婉處有山野處有貨賦處有華貴處有悠揚處有莊重處無體不備有美必臻晉唐後陶謝王孟韋柳田家詩從未見臻此境界姚氏際恆云鳥語蟲鳴草榮木實似月令婦子入室茅綯升屋似風俗書流火寒風似五行志養老慈幼躋堂稱觥似庠序禮田官染職狩獵藏冰祭獻執功似國典制書其中又有似采桑圖田家樂圖食譜穀譜酒經一詩之中無不具備洵天下之至文也此雖末節無關要旨然亦足見三代聖哲胸羅萬象筆有化工不求奇而自奇云

附錄 姚氏際恆曰此篇首章言衣食之原前段言衣後段言食二章至五章終前段言衣之意六章至八章終後段言食之意人皆知之矣獨是每章中凡爲正筆閒筆人未必細檢而知之也大抵古人爲文正筆處少閒筆處多蓋以正筆不易討

好對好全在閒筆處亦猶擊鼓者注意于旁擊作繪者留心于畫角也古唯史記得此意所以傳于千古此首章言衣食之原所謂正筆也二章至五章言衣中唯載玄黃我朱孔陽二句爲正筆餘俱閒筆二章從春日鳥鳴寫女之採桑自執懿筐起以至忽地心傷描摹此女爲盡態極妍後世詠採桑女作閨情詩無以復加使讀者竟忘其爲言衣食爲王業之本正意也三章日條桑日遠揚日女桑寫大小之桑並採無遺與上章始求柔桑境界又別何其筆妙雖正寫玄黃帛成曰爲公子裳仍應上公子閒情別趣溢于紙上而章法亦復渾然八月載績一句言麻古絲麻並重也此又爲補筆四章則由衣裳以及裘以及田獵閒而又閒遠而益遠五章終之以改歲入室與衣若相關若不相關自五月至十月寫以漸寒之意筆端尤爲超絕妙在只言物使人自可知人物由在野而至入室人亦如此也兩入字正相照應六章至八章言食中唯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黍稷重穋禾麻菽麥四句爲正筆餘俱閒筆六章分寫老壯食物凡菜豆瓜果以及釀酒取薪靡不瑣細詳遝備趣橫生然須知皆是佐食之物非食之正品也故爲閒筆七章稼同以後併及公私作勞仍點播百穀三字以應正旨八章併及藏冰之事與食若不相關若相關而終之以田家歡樂尊君親上口角津津然使人見豳民忠厚之意至今猶未泯也　以上總論全篇用筆作法

孔氏穎達曰豳民之大命在溫與飽八章所陳皆論衣服飲食首章爲其總要餘章廣而成之蠶麻布帛衣服之說

故蠶績爲女功之正皮裘則其助黍稷穫裘飲食之常故禾稼爲男功之正菜果則其助養蠶時節易爲遲失其時殷勤言之故二章三章皆言養蠶之事耕稼者一年之事非時月之功民必趨時不假深戒首章已言其始七章畢言其終不復說其坐轉耘耕之事故男功之正少女功之正多也絲麻之外唯有皮裘可衣者少黍稷之外果瓜之屬可食者多故男功之助多女功之助少也先公之教急於衣食四章之末說田獵習戎卒章之初說藏冰梁養非衣食之事而言之者廣述先公禮教具備也閑於政事然後饗燕卒章說飲酒之事得其次也　以上統論全詩實主次序詳略之殊　首章　朱氏善曰三陰之月陰氣始盛故於是而預爲禦寒之備三陽之月陽氣始盛故於是而豫爲治田之備先衣而後食故以七月爲首也大寒之候在於丑月而圖之於楚中之時收成之候在於酉月而寵之於建寅之日其爲豫儲可知若寒至而後索衣飢至而後索食則其爲計亦曉矣　三章　朱氏善曰上章於春日而求桑以養蠶爲今年授衣計也此章於八月萑葦既成而豫蓄之以爲曲薄爲明年養蠶計也上章求攜桑以養其始生者采白蒿以洗其未生者此蠶事之始也此章於桑之大者條取之桑之小者猗取之蠶成而大小畢取此蠶事之成也蠶事既成又於鳴鵙之候而績其麻以爲布蓋蠶之所成者可以供老疾給婚嫁奉君上而已非績麻以爲布則因無以爲少者壯者之供也蠶績皆成然後染之且以供上而爲公子之裳其風俗之厚如此皆一

日之積哉 五章 宋氏晉曰感時物之變盡人事之當爲
豳民於衣食之孝必先老而後幼先貴而後賤獨於改歲入室
則老幼貴賤同之所以廣其愛也 六章 宋氏晉曰果酒嘉
蔬非不可以及少也而供老疾奉賓祭之意多瓜瓠苴荼老者
未必不食也而不可以爲常於以見食稻食肉乃老者之常而
果酒嘉蔬則又於常食之外事以此致其助附常食以養之而
又有美味以助之此豳人之老所以無凍餒也歟 七章 宋
氏晉曰稼之既同若可以少休也而即念夫邑居之宮術屋之
方乘若可以少緩也而復念夫農功之當始於其集而納之也
有以見其歡欣鼓舞之意於其亟而乘之也有以見勤勉戒飭
之意事有始終而其憂勤艱難則無閒於始終此所以爲毋也
歟 八章 宋氏晉曰鑿冰藏冰其供上役也爲甚勤肅霜滌
塲其畢農功也爲甚遽故開冰也獻羔祭韭以薦寢廟君既得
以致其職孝於神其務閒也殺羊舉爵而祝其壽民復有以致
其忠愛於君可謂上下相親之甚矣 輔氏廣曰以介眉壽祝
其親也萬壽無疆祝其君也周之先公以農桑教民而使民給
足於衣食然未嘗以爲惡也周之民亦自力於農桑之事以樂
其生至於歲終休暇之時悖羊爲酒觀著之壽以致其尊君親
上之誠亦未嘗以爲是足報其上也 上以誠愛下 下以誠事上
而兩不知其所以然此所謂醇醇也 以上分諭各章義旨
[illegible]七月 集傳七月斗建申之月夏之七月也後凡言月者放
此 蔡氏清曰七月流火之詩周公陳告成王而作也

浮云夏七月也楚火心星退於七月萬古不易體徵不謂之爲
夏正不可得也但以七月流火爲夏之七月明三自爲凡所云
時日皆當謂爲夏正而詩卽謂之爲夏蒋斯可矣如以周之湖
咏夏之時此章豳蒲淅公猶近似也然則二月初吉四月維夏
六月徂晉六月樓樓十月之交將以爲夏之時乎柳周之時乎
奚皆因周正建子之讖諆之也非周正不建子也特改歲于建
子之月以易乎朝會之期耳而其時與月未之改春不可以
爲冬秋不可以爲夏天因不能改時與月月而曆象日月
星辰敬授人時雖欲改月與時以令臣民而有聖人也曾謝武
王周公有是事哉且不必他有所謐試卽七月一不能也之三之
日于粗四之日舉跡春日載陽蚕月條桑四月秀章觀月鳴蜩
六月食饗及與七月亨爽及潄八月職織九月樂舜力十月納
禾稼一之日于絡二之日其同十二月中天時人事恐前乎周
而唐虞夏商後周而素漢唐米冀不然也爲謂用而獨不然
乎先儒固以此爲之時也然第五齊日亦會歲入此寧處矣
以十月而入執功將入似宰虛想夏時爲改豈夏時亦收歲
于十月之総賦而坑此不必謂夏正也然矣知周特改歲
于丨一月而未營改月與時岦特七月流火明月投衣不皆謂
之爲月正而三百如六月棲棲十月之交九稿仉可無疑也
聚此夏論周改歲改月頗有見然詩所咏白夏非也北日火
呈退說七月萬古

蕖傳流下也火大火心星也以六月之
不易亦非解見後

流火昏加於地之南方至七月之昏則下而

西湳夷劉氏瑾曰堯典云日永星火以正仲夏蓋堯時仲夏日在鶉火故昏而大火中及周公攝政時凡一千二百四十餘年
歲差當退十六七度故六月而後日在鶉火大火昏中七月則日在鶉首而昏時大火西流於地之未位然此詩上述南俗乃
嘗夏商之時而言七月流火者蓋據周公時所見而言耳案此則章氏火星退於七月之說大謬一之日案豳一之
日謂斗建子一陽之月二之日案豳二之日謂斗建丑二陽之月也變月言月言是月之日也後凡言日者放此
觱發風寒也栗烈氣寒也褐毛布也卒歲歲之終即二之日也于往也耜田耜也下耜者徐修
田器也舉趾舉足而耕也饁餉田功也田畯田官也孔氏穎達曰釋言云畯農夫也孫炎曰農夫田官也郭
璞曰今之嗇夫是也然則官遂僕人主田謂之田畯此戲之大夫謂之農夫以王者尤重農事知其爵為大夫也倉庚
黃鸝也懿深美也遵循也微行小徑也蘩白蒿也祁祁衆多也公子毛傳公子豳公之子
也當是時公子猶娶於國中而貴衆大族遠姻公室者亦無不力於蠶桑之務故其許嫁之女而以將及公子同歸而遠其父
母為悲也嚴氏粲曰舊說以女心傷悲為感春陽之氣而然則失之褻以殆及公子同歸為欲與公之女同歸則父失之假凡
於下為公子裳為公子裘有刑故先生不取而以為許嫁之女須以將及公子同歸為憂而遠其父母為悲也不唯見當時風

松之厚而又於下文皆可道也既氏際柾曰公子幽公之子乃
女公子也此採桑之女在幽公之容傷餡女其將條爲腰故治
囊以備衣裝之用面于採桑時怨幾得悲以且竊及公子同于
儲也如此則詩之情境乾兮從來不其其解或以小見女無端
哀怨最爲神傳或以爲春女思男何子嫌慢未皆篤悲遠雖父
母又何其板廟哉纍傲說皆泥讀公人字而非詩觀合而及聽
吻也以公子爲女公子是女字爲後女所漆多焉之所謂公子
也以此女爲許嫁之女則采禁祁祁公子衆賦于知其離爲莊
嫁而誰非許嫁人聊且烝其將與女腰子同謙儒歸則所與不
不過一二人登舉國採桑諸女盡爲皆妾哉而害欲求其解于
得於是多方擬議媛轉以求合經文其以辭曰爲意也曰公而
者詩人不過代擬一女心中之公子又人也柔倍及者或然端
未必然之詞也女當春陽閒情無服後値採以公送香然無齒
而念及終身無滿而感動目前不知人日將所有之公子爲錢
聊抑別有祠于歸者在聊此少女人之心中而不事䢖爲爲此
亦井爲借王政不外人情井如後儒可拘帶得爲道也著閣
何於用野模之之中愈見丰神搖曳必以化猶其新而嫌公
氣亦文京中質故邑生姿陸耳又何哉沾沾治旦爲男女也
子[illegible]卽兼敢也宅氏莪曰歟爲往[illegible]創氏之月月難
聊往詩爲章豫斎往執可以爲曲也猗蹈月柔大絲日三月辰
不可指定呆月祭其阮條取大桑後三取女巳其約富蠶雖間
之月蠶威之時先儒或疑此詩獨圜月翁且於窮在月之三

也豕悅子公與彼否貍以于貉物之爾引題伯豵曰 矣
豣不為家上狐且狐自貉班方蟬雅劉灼勞防斯 條
不三敢公私公貍若與為貉邑俗是本向也節駁其 豕
也歲適所公子亦曰貍裘上毛興蜩莠說 穫 奚斧其枝
斯 遂纘子同無往亦狐下深名鄭說以也稱二也葉落
螽 君愛也歸此取狐狸之厚耳一之為 公 青唯也之
涉 上者為之貢狐雅以于貉 穫 知苦赤黑蒸菸 采
雞 聊也裘公豵貍子其私滑 可禾其蔞之而者孔 斧
蟋 以言為子文又許彝于可樣之為曾色有背見 斯
蟀 奉公究微法曰知者芋為也早遂氏 朱 耳形襄
振毛諸子何有也取乃起先裘 者志以色赤 遠 挾韓
翮氏公則不不 公 以也言罹 陰 蜩 陽 揚 而斧
之疑子公以同 子 貉裘于前也豎蟬螂也明起遂長所
隱曰其心事獻 裘 狐傳貉子 莠 為也 蝬 者枝登登
氏斯曰尤君上上貔貍曰者貍也絡蜩孔蔞草也揚說斯
曉螽物悅公盧為氏三貉往狩 于 朱氏謂名 猗 文方
曰蚣因且而擬公際者狐取為 貉 箭新儒王 條取云堂
莎蝽如野必公子州為狸貉曲 遁許謂達不氏曰葉斧匯
鷄也是人以了突曰一也也穴貉獻之曰詳應猗存孔氏
如莎耳獻豕名孩為物不鄭貊叫本蜩方其鮮 女 也德
蝗雞 纘 公色此公有惟氏氏貔作蜩言名曰 豕 孔明
而羽也縱了此二子此貉謂際說蝻蒸月惟四也亦茂曰
琢成 貔 蓋貨公裘格非掛析頭示背楚說月 豕穎驕
色而鳴一公指子應物狐貉廷夫字剖胡文秀 購 達孔

毛趨數重其翅正赤六月中飛而振羽索索作聲嚴氏粲曰蟋蟀促織也解見唐蟋蟀篇進斯螽莎雞蟋蟀一物隨時變化而異其名動股始躍而以股鳴也振羽能飛而以翅鳴也羅氏願種曰雞傳云斯螽莎雞蟋蟀一物隨時變化而異其名按陸璣云斯螽蝗類長而青武謂之蚱蝗莎雞色青褐六月作舞如紡絲故又名絡緯今人呼紡績娘若夫蟋蟀則人人識之幾曾見三物為一物之變化乎且月令六月蟋蟀居壁詩言六月莎雞振羽二物同在六月經傳有明文何云變化乎依其言則必如詩五月之斯螽六月變為莎雞七月變為蟋蟀精蟋一月一變乃可世有此格物之學否圖三蟲皆眼前微物何格物家竟不能格耶

穹空隙也窒塞也向北出牖也墐塗也改歲圖改歲之說已見上七月在氏炬然愚謂周不惟不改時與月且並不改歲蓋改建於孟春之月耳夫時貫孟春萬古不易斗柄指辰隨時變更周孟春斗未指子而違建子故不得為時之正若改正於仲冬不獨時令不合聞殺功亦錯何以徵按人將耶而此之云改歲則姚氏際恒云改歲者以冬成也今人于孟冬便有徂年傷暮之思古今一也其說近是餘俱穿鑿附會不可從

鬱棣屬薁蘡薁也孔氏穎達曰鬱棣屬者是唐棣之類屬也其樹高五六尺其實大如李正赤食之甜蘡薁者亦是鬱類而小別耳二者相類而同時熟故言鬱薁也

葵菜名菽豆也剝擊也介助也眉壽豪眉也人年老者必有豪眉秀出者故知眉壽豪眉也壺瓠也叔

集傳叔拾也姚氏際恆曰叔當訓收聲之轉也苴麻子也荼苦菜也樗惡木可為薪也禾集傳禾者穀連藁稭之總名禾之秀實而在野曰稼先種後熟曰重後種先熟曰穋再言禾者稻秫苽梁之屬皆禾也孔氏穎達曰禾是大名非徒黍稷重穋四種而已麻與菽麥則無禾稱故於麻麥之上更言禾字以總諸禾也黃氏櫄曰麥非納於十月蕭總言農事畢耳同聚也猶言所納之備也宮功姚氏際恆曰上入執宮功治邑居也亟其乘屋治野廬也集傳謂二畝半為廬在田二畝半為宅在邑非嚴氏粲曰周禮地官均人職凡均力政以歲上下豐年則公旬用三日焉中年則公旬用二日焉無年則公旬用一日焉案後說亦可參觀索綯索也綯索猶絞也乘升也鑿冰集傳鑿冰謂取冰於山也沖沖鑿冰之意周禮正歲十二月令斬冰是也納集傳納藏也藏冰所以備暑也陵陰冰室也蘇氏轍曰古者藏冰發冰以節陽氣之盛夫陽氣之在天地譬如火之著於物也故常有以解之十二月陽氣蘊伏錮而未發其盛在下則納冰於地中至於二月四陽作蟄蟲起陽始用事則亦始啓冰而廟薦之至於四月陽氣畢達陰氣將絕則冰於是大發食肉之祿老病喪浴冰無不及是以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淒風秋無苦雨雷出不震無災霜雹癘疾不降民不夭札也蚤蚤朝也韭菜名獻羔月令仲春獻羔開冰先薦寢廟北也朋酒姚氏際恆曰朋酒毛傳曰兩樽曰朋以饗飲酒禮云尊兩壺于

房戶間有玄酒是用兩樽也按般世質朴不知已有此禮否而
邪民尤處田野亦未必備設兩樽其云朋酒當是服偫爲酒乃
歲時伏臘田家　雍氏謂恒曰公堂毛傳謂學校近是難般
作苦之意耳　公堂曰序幽公國中亦必有之農人躋堂稱觥
以慶君上非必
至幽公之堂也

標韻火二十哿衣五微上聲叶叶韻　發六月烈九屑褐七曷歲八霽如字讀叶韻
耜四紙趾子喜並同本韻　陽七陽庚八庚筐行桑並七陽轉韻　遲四支祈
五微悲支歸微通韻　火見上葦五尾叶韻　桑陽斨揚桑並同本韻
鵙十二錫績同本韻　黃七陽陽裳並同本韻　葽二蕭蜩同本韻　蘀
十藥穫貉並同本韻　貍四支裘十一尤叶韻　同一東功豵公並同本韻
股七麌羽同野二十一馬宇麌戶同下馬鼠六語戶同上子四紙處語叶韻
薁一屋菽同本韻　棗十九皓稻同本韻　酒二十五有壽二十六宥叶韻
瓜六麻壺七虞叶韻　苴六魚樗同夫虞叶韻　圃麌稼二十二禡叶韻　穋

首章悔已往之過

次章戒未來之禍

以下極言締造平亂之艱如斯為鳥非鴟梟何毀巢破卵之慘其自警者深矣

一屋叶六蔟反 麥十一陌叶韻　同東 功同本韻　茅三肴 綯四豪 通韻　屋

一屋 穀同本韻　沖東 陰十二侵叶於容反 叶韻　蚤十九皓 韭二十五有 叶韻

霜陽 場同 饗叶虛良反 羊陽 堂同 觥庚 疆陽 叶韻

鴟鴞　周公悔過以儆成王也

鴟鴞鴟鴞。既取我子。無毀我室。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一章 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全詩主意在此二句）二章 予手拮据。予所捋荼。予所蓄租。予口卒瘏。曰予未有室家。（此詩純用比體）三章 予羽譙譙。予尾翛翛。予室翹翹。風雨所漂搖。予維音嘵嘵。四章

右鴟鴞四章章五句序謂周公救亂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為詩以遺王蓋本金縢為文辯說以為最有据而從之唯弗辟之說初依古注後覆蔡沈書又改從鄭氏讀辟作避云三叔

方流言周公處骨肉之間豈應以片言半語遽爾興師以征之
又謂成王方疑周公公固不能不請而自誅之旃亦未必見從
朮又引舜避堯之子禹避舜之子以證此避字無論金縢偽書
不足信即使足信亦無周公退避之說夫周公之攝政也以成
王幼未能行政故也三叔流言乃以殷畔後事非未畔之初即
有流言也使未畔而有流言公豈尚使以監殷乎遽而征之公
但知誅畔者耳非爲流言遽誅懿親也公之東征安知非請命
而後行耶觀後漢諸葛武侯兩次出師表而後行即知公必非
不請而擅自出征也以後主庸材不敢致疑武侯豈成王睿知
又有姿召二公夾輔其間乃反致疑於公乎乃知王未知公志
公乃爲詩以遺王者皆後人以私意測聖心而爲此不經之談

者也又況王方襁褓政攝自公東征還後仍秉國政陳鳴氏辯之詳矣至於舜禹之避時勢迥不相同詎得以例周公蓋一處順境故讓以成德一處危時故勢以建功豈以區區退避爲聖德之大歟若夫金縢僞書其可疑者大要有三袁氏枚云孔子日不知命無以爲君子又日某之禱久矣三代聖人夭壽不貳武王不豫命也登太王王季文王之鬼神需其服事哉以身代死古無此法後世村巫里嫗之見則有之矣廣陵王胥曰死不得取代庸身自逝周公欽廣陵之不若哉一也又曰周公既不告廟而私禱矣武王已瘳已身無恙公之心已安公之事已畢此私禱之冊文焚之可也藏之私室可也乃納之於太廟之金縢預爲日後邀功免罪之計其居心尙可問乎禮祝嘏詞說藏

於宗祝是謂幽國豈周公有所不知而躬蹈之乎二也又曰不
汝者古人狹長之稱而圭璧者所以將敬之物也公呼先王為
爾不敬自夸材藝不謙終以圭璧要之不順若曰許我則以璧
與圭不許我則屏璧與圭如握果餌以劫嬰兒既驕且吝慢神
蔑祖而太王王季文王甘其爾汝之稱又貪其圭璧之誘於邪
於天者何其啓寵納侮之甚也三也其餘稱名築壇諸多違禮
悖德之事又可勿論然則公之誅管蔡亦非信史歟曰易可以
無信也昔者王孫賈嘗以是問諸孟子矣孟子應之曰然然則
周公實錄莫孟子若也金滕竊其文而益以祝詞飾雷風感
悟之說以新人耳目耳而豈知其誣公之甚耶夫天下唯聖人
為能知聖人也孟子不云乎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

亦宜乎周公之誅管蔡周公之不得已也我知公心既傷且悔唯有引咎自責並望成王以戒將來勿謂非人斯得遂可告無罪於先王也蓋骨肉相殘不祥孰甚叛服無常可虞方深今此下民或尚有能侮予如前日事者予可不倍加憂懼爲未雨之綢繆耶此鴟鴞之詩所由作也故其詞悲而志苦情傷而戒切託爲鳥言感人愈深王之迎公固不待天雨反風禾則盡起而後悟矣何諸儒所見從未逮此予不能不反覆吟咏致慨於其際焉

【參證】鴟鴞 集傳鴟鴞鵂鶹惡鳥攫鳥子而食者也爾雅釋鳥鴟鴞鸋鴂郭璞注鴟類呂氏大臨曰鴟鴞鷙[illegible]之[illegible]鳥也有鴞萃止翩彼飛鴞爲梟爲鴟皆梟之類 恩 情愛也 勤 篤厚也 鬻 養也 閔 憂也 迨 及也 徹 取也 桑土 桑根也 綢繆 纏綿也 拮据 手口共作之貌 捋 取也 荼 萑苕可藉巢者也 蓄 積也 租 王氏安石

曰與相呼之稱同蓋鳥食也 卒盡也 瘏病也 譙譙殺也 翛翛敝也 翹翹危也 嘵嘵懼也

標韻 予 茹四 室 質同 叶韻 勤 文十二 閔 眞十一 軫 叶韻 雨 麌七 土 戶

韻重 予 語六 通韻 据 租 瘏 虞同 家 麻六 古胡反 叶韻 譙 蕭二 翛 翹

指嘵脫本韻

東山 周公勞歸士也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我東曰歸我心西悲制彼裳衣勿士行枚蜎蜎者蠋烝在桑野敦彼獨宿亦在車下 章一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果臝之實亦施于宇伊威在室蠨蛸在戶町畽鹿場熠燿宵行亦可畏也伊可懷也 章二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鸛鳴于垤婦歎于室洒掃穹窒我征聿至有敦瓜苦烝在栗薪自我不見于今三年 章三 我徂東

了一般歸情事寫家屬隱內盡乃稱

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倉庚于飛熠燿其羽之子于歸皇駁其馬親結其縭九十其儀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章四

右東山四章章十二句此周公東征凱還以勞歸士之詩小序但謂東征則與詩情不符大序又謂士大夫美周公而作尤謬詩中所述皆歸士與其室家互相思念及歸而得遂其生還之詞無所謂美也蓋公與士卒同甘苦者有年故一旦歸來作此以慰勞之因代述其歸思之切如此不啻出自征人肺腑使勞者閱之莫不流下則平日之能得士心而致其死力者蓋可想見朱氏善曰聖人之所以能感人者以其以己之心度人之心而天下之人亦樂於效力而不患上之不我知也東山之詩述其歸而未至也則凡道途之遠歲月之久風雨之陵犯饑渴之

困頓敝衣之久而垢敝室廬之久而荒廢室家之久而怨曠皆其心之所苦而不敢言者我則有以慰勞之及其歸而既至也則覩天時之和暢聽禽鳥之和鳴而人情和悅適與景會傳有室家者其既歸而相見固可樂未有室家者其既歸而新昏尤可樂此皆其心之願而不敢言者我則有以發揚之莫苦於歸而在途之時而上之人能與之同其憂莫喜於歸而相見之時而上之人能與之同其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其是之謂歟此可謂善說詩矣然非公曲體人情勤恤民隱何能言之親切如此而姚氏謂非公作嗚乎非公之作而孰作之乎假使此詩出於旁代之手則不過一篇從軍行漢鐃歌而已烏足以見聖德之感人於無間哉

【集說】東山 嚴氏粲曰三監在周之東周公自西征東以征之軍屯必依山為固故以東山言之 慆慆 言久也

零 落也 濛 微也而 裳衣 程子曰治歸裝也 勿士行枚 鄭氏康成曰士事也枚如箸銜之有繣結項中以止語也

蜎蜎 動貌 蠋 栗傳蠋桑蟲如蠶者也 烝 發語詞 敦 獨處不移之貌 果臝 栝樓也 施 延也

伊威 鼠婦也陸氏佃曰爾雅曰伊威委黍一名鼠婦亦曰鼠負因濕化生今俗謂之濕生 蠨蛸 小蜘蛛也陸氏佃曰釋蟲云蠨蛸長踦郭璞曰今小蜘蛛長股者俗呼喜子亦如蜘蛛有網垂絲著人衣當有親客至荆州河內之人謂之喜母

町疃 蘆氏道曰區種法曰伊尹作為區田一畝之中地長十八丈分十八丈作十五町町間分十四道通人行畦為田里所聚 鹿場 町疃無人故鹿得以為場

熠燿宵行 姚氏際恒曰熠燿宵行夜行也人人知之集傳因下熠燿其羽遂疑熠燿非蟲而以宵行當之既以蟲名為謂語而又自立一蟲名甚奇楊用修已極駁之謂下熠燿其羽言倉庚猶小雅交交桑扈有鶯其羽用字法也潔宵行間非蟲燐燐亦斯螢乃贊之光耳緣其光而夢白見亦以為取前物人易知耳不螢謂老先生之竟不知也豈不為學人所貽明而

鸛 水鳥也陸氏璣曰鸛鸛雀也似鴻而大長頸赤喙白身黑如 淋坯 不近也

學 曰馬曰色 皇駁 黃白曰駁駵 縭 孔氏穎達曰釋器云婦人之褘謂之縭 也探炎曰稿說中也黑昏鹹言

縭則縭當是悅九十其儀箋傳言其儀之多也

東山 山刪十五 歸五微 二句無韻 東一東 濛同 本韻 歸微 悲四支 衣微

枚十灰 通韻 蠋二沃 野二十一馬 宿一屋 下馬 叶韻 宇七麌 戶同 本韻

場七陽 行同 本韻 畏五未叶於非反 懷十灰叶 叶韻 垤九屑 室四質 窒同 至四寘

叶韻 薪十一真 年一先 通韻 飛微 歸同 縭支 儀同 通韻 嘉六麻

何五歌 通韻

破斧 美周公伐罪救民也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哀我人斯。亦孔之將。一章

既破我斧。又缺我錡。周公東征。四國是吪。哀我人斯。亦孔之嘉。二章

既破我斧。又缺我銶。周公東征。四國是遒。哀我人斯。亦孔之休。三章

右破斧三章章六句此四國之民望救於公如大旱之望雲霓

也蓋三叔挾殷以畔其民陷於叛逆莫能自拔也久矣一旦得覩旌旗拯民水火非惟四國疆土有所匡固即我小民亦保全良多使非公奉辭伐罪覩賦東征烏能收功立效之速如是乎夫罪人肆毒何所不至旣播流言破毁我周公又將犯闕危逼我嗣王如彼盜器者然破我斧矣又缺我斨是先損我利器使無所用其力而禁自厥耳則其爲罪可勝誅哉此固四國人民歸美周公形爲歌詠之作然而公之心則大公無我只知惟逆是誅非爲流言啓釁奈何後世儒者動以被謗東征師出有名爲議自謂能得公心之大嗚乎是豈知公心之大者哉

[illegible]斧斨（解見七月篇）四國（姚氏際恒曰四國商奄管蔡霍也毛氏謂管蔡商奄非也其時奄已封魯矣集傳謂四方之國何元子曰書多方篇曰告爾四國多方旣于四國之下復言多方則四國非泛指四方明矣）皇（匡也置氏

〔述曰〕齊詩作四國是匡賈公彥引以爲據將大也錡鑿屬吪化也〔李氏樗曰〕化其惡而使知之爲善也嘉善也銶木屬遒〔孔氏穎達曰〕遒訓爲聚亦堅固之義釋詁云遒斂聚也言四國之民於是斂聚不流散也休美也

〔協韻〕斨七陽皇將並同本韻錡四支叶巨何反吪五歌嘉六麻叶韻銶十一尤遒同休同本韻

伐柯　未詳

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何。匪媒不得。一章

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我覯之子。籩豆有踐。二章

伐柯二章章四句此詩未詳不敢強解序以爲美周公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夫周公之德之美他人不知姜召二公豈未之知乎況東征三年罪人斯得心已大白於天下雖在四國且有是皇是吪之歎獨於朝廷乃多疑議恐無是理斷不可信

且當日公雖東征權猶在手一朝凱撤朝廷奉迎之不暇何至淹留未歸猶煩周大夫之作詩以刺朝廷耶朱子初說亦用序義後以此詩難曉而我覯之子一句又與下章同故推求其意以爲東人欲見周公始難而終易而爲是深喜之詞然總作比看則與九罭之我覯之子一賦一比又相戾且皆非詩詞中所有意也姚氏際恆又以爲周人喜公還歸之詩曰籩豆有踐者言周公歸其待之之禮如此也亦含糊不可曉總之諸儒之說此詩者悉牽强支離無一確切還蜴之語故寧闕之以俟識者

集釋 柯斧柄也 籩竹豆也 豆木豆也

標韻 克十三職 得同 本韻 遠十三阮 踐十六銑 通韻

九罭 東人送周公西歸也

九罭之魚鱒魴我覯之子袞衣繡裳一章鴻飛遵渚公歸無所於女信處二章鴻飛遵陸公歸不復於女信宿三章是以有袞衣兮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四章

右九罭四章一章四句三章章三句此東人欲留周公不得心悲而作是詩以送之也其意若曰九罭之魚乃有鱒魴朝廷之士始見袞裳今我東邑何幸而覯此袞衣繡裳之人乎無怪其不能久留於茲也夫鴻飛在天乃其常然時而遵渚遵陸特其暫耳公今還朝以相天子豈無所乎殆不復東來矣其所以遲遲不忍去者特爲女東人作信宿留也公於東人如此其識東人於公當更何如夫是以想我東人之得覯此袞衣也我東人之大幸也然則何策而使朝廷無以我公西歸乎我東人庶得

長覩冠裳不至臨歧而心悲耳此與宋民之遮道擁留司馬相公曰公無歸洛留相天子活百姓者同一出於至誠也使非上下交孚何以得民若是乎詩意甚顯序乃不知殊可怪耳朱晦翁雖能見及而訓釋詩義亦未暢明故特正之

【集釋】九罭九罭網也孔氏穎達曰釋器云緵罟謂之九罭九罭魚網也孫炎曰謂魚之所入有九囊也鱒許氏謙曰爾雅翼鱒魚目中赤色一道橫貫瞳多獨行見網輒避魴見放壞袞衣繡裳【集傳】袞衣裳九章一曰龍二曰山三曰華蟲雉也四曰火五曰宗彝虎蜼也皆績於衣六曰藻七曰粉米八曰黼九曰黻皆繡於裳天子之龍一升一降王公但有降龍以龍首卷然故謂之袞也遵循也渚小洲也信再宿曰信

【協韻】魴七陽裳同本韻　渚六語所處並同本韻　陸一屋復宿並同本韻

衣五微歸同悲四支通韻

狼跋　美周公也

狼跋其胡。載疐其尾。公孫碩膚。赤舄几几。一章 狼疐其尾。載跋其胡。公孫碩膚。德音不瑕。二章

右狼跋二章章四句解此詩者多牽涉成王不信周公愚殊不取已數辨之矣唯朱氏善曰物之累於形者其進退跋疐無所往而不病聖人之周於德者其進退從容無所往而不宜蓋臨大難而不懼處大變而不亟斷大事而不疑非道隆德盛者固不足以語此非常人所能及也數語頗能道得三代聖人氣象出乃是周公本色詩亦善於形容盛德曰公孫碩膚赤舄几几令人想見諸葛君綸巾羽扇指揮羣材從容得意時有此氣度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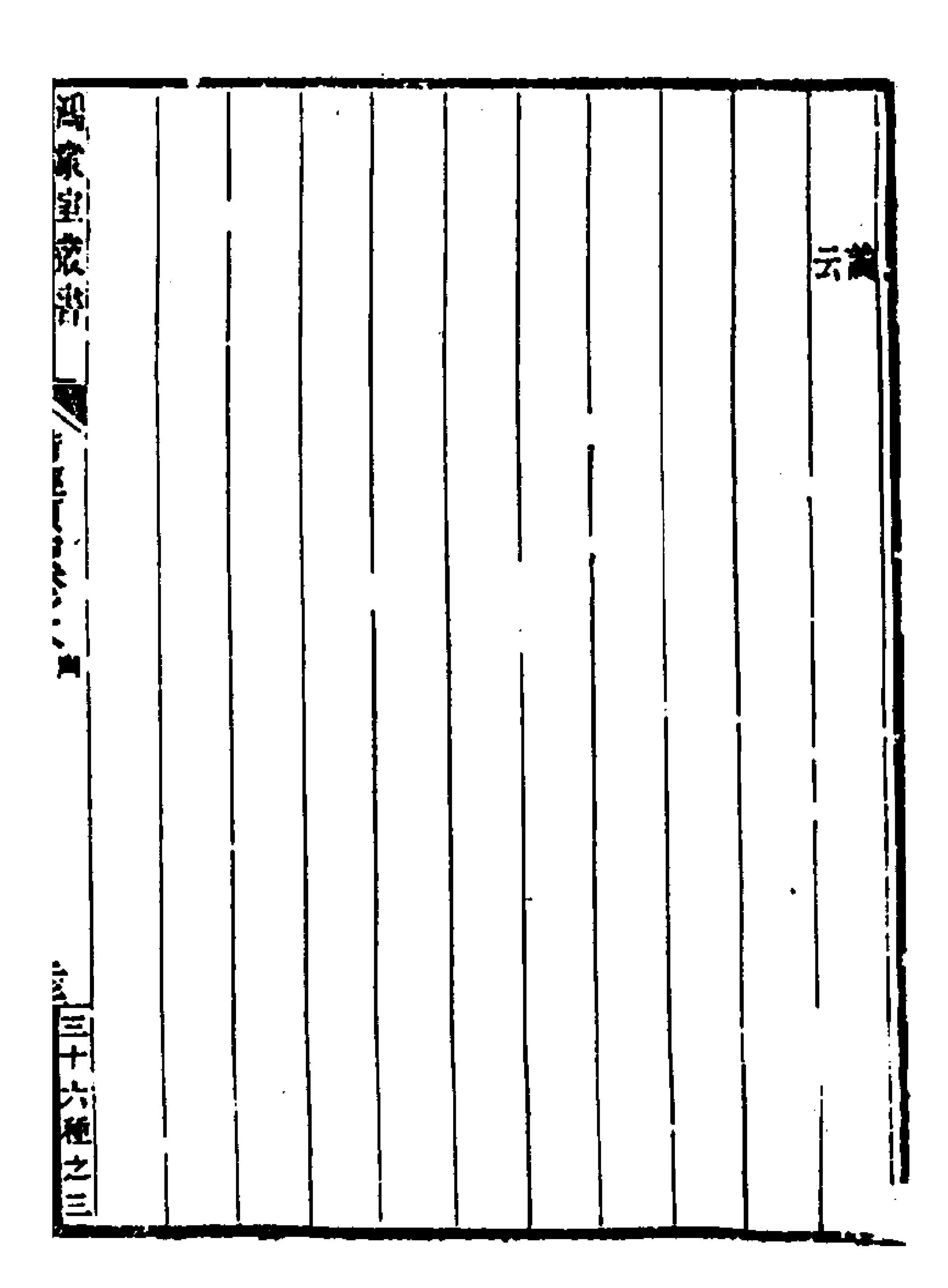
〔[illegible]〕跋躐也胡頷下懸肉也載則也疐跲也李氏述曰跲郤頓曰疐說文曰跲躓也〔集傳〕老狼有胡進而躐

其胡則退而跆其尾孫音遜讓也碩大也膚美也赤舄冕服之舄也鄭氏康成曰舄有三等赤舄為上冕服之舄

則諸侯與王同几几安重貌

叶韻 尾尾五几紐通韻　胡胡七瑕瑕六孫麻膚叶叶韻

以上豳詩凡七篇實豳風僅七月一篇其餘皆附存耳文中子以豳為變風逮兼謂用公諸詩君臣相誚不得為正非惟不知風詩變體且兼不識聖人苦心夫豳詩之所以為變者以其一詩而雅三體非風正格故曰變也其變在格非變在事且七月與鴟鴞以下而不相謗何一敝論之卿丕於東征事之發者也然非參之所及料也三叔鴟觀不使豈殷軌與為監其流有致謗乃畔者之常何損於公使成王斡斷不惜公登附能東征以封其罪乎追圭三年罪人斯得維有疑亦常釋然而猶雨然疑不悟必特需風之變始感泣而起公于祁者有是事伐吾不知諸備之觀成王為何如王而論周胡為何如朝當分聽倘詩有以誤之也忒予以盡信皆則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益子之世武成尚不可全信況全聽之出自祭火後乎吾顯諸講讀辨書以孟子為法則可無疑於刷公之事而豳詩亦可設矣若編次於雅前風後其變之可以為正他之可以復安有非則公不可者則不列之



[illegible]云

詩經原始卷之八終

隴州門人李沖霄校刊